Catharine Trotter Cockburn

[英] 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Olinda's Adventures

or The Amours of a Young Lady

欧琳达历险记

胡诗芸 李莉 鲁思静 / 译

译言古登堡计划

版权信息

书名:欧琳达历险记·译言古登堡计划

作者:[英] 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作品简介

本书创作于17世纪，为书信体小说之先声。写信人欧琳达集智慧与美貌于一身，无数男子拜倒在其石榴裙下。他们或因种种愚钝自负的行为被她调笑戏弄，或因魅力非凡而让她进退两难，只得向蓝颜知己克林德写信倾诉衷肠。这个机灵聪慧、不可一世的爱情赢家，在看透了男女感情博弈的游戏之后，到底是投向了成熟知性绅士的怀抱，还是继续信奉单身万岁？她与异性朋友之间的纯友谊能持续到最后吗？爱情是永恒的话题，而这种种微妙的纠葛，竟出自近300年前的14岁少女之手……

作者简介

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Catharine Trotter Cockburn，1679-1749），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和哲学家。14岁即创作了处女作《一个年轻女子的奇遇》（The Adventures of a Young Lady），后来更名为《欧琳达历险记》（Olinda’s Adventures）。接着，她于1695年创作了戏剧《来自卡斯特罗的艾格尼丝》，该剧在德鲁里巷的皇家剧院上演；1698年，悲剧《致命友谊》问世；1702年，年仅23岁的她出版了第一本哲学专著《为洛克先生<人类理解论>的辩护》（A Defence of Mr. Lock's [sic.]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她和欧琳达一样聪明能干，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却苦于社会习俗的束缚，让她们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正如她在《致命的友谊》中的献词中所写，“当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出现的时候，尤其是闯入异性的特权属地时，人们必定认为她天性邪恶。”1708年，她与牧师帕特里克· 科伯恩结成连理，成为后世所知的凯瑟琳·科伯恩夫人，婚后家庭陷入财政危机，科伯恩也从此辍笔，旷世才情从此湮没在光阴流转中。

简介

《欧琳达历险记》出版于1693年，是一部简洁的书信记叙体小说。作为为数不多但又让人心悦诚服的范本之一，这本书印证了一条理论：一种文学形式，例如小说，是间歇性不规则地发展的。与此同时也反映了一条金科玉律：聪明的头脑，就算是用看似不尽如人意的材料，往往也可以创造出优质的作品。相较于笛福，《欧琳达历险记》确实只能算是谦逊的雏形，但是，如果用家庭现实小说的标准来考量，和当时的英国小说作对照，这部作品却是惊人地成熟。或者，如果我们相信书商，把版权授予一个14岁的女孩，那此前也只有少年时期的简·奥斯汀能与之相比了。

虽然在第一版中，欧琳达只被介绍为“一个匿名的年轻女人”，但在1718年和1724年的版本中已被称作“特罗特夫人”。这位女士从1707年起成为萨福克的副牧师帕特里克·科伯恩的妻子，尽管她在威廉国王时期取得了一定的文学成就，但之后就渐渐销声匿迹了（她的丈夫在乔治一世登基时去世，生前是一名教师），后来被人们称为“一个有学问的女人”和伦理学作家。她用了娘家姓的这一举动，尽管在1718年并没有给布里斯科的作品集增添色彩，但加上女主角的处境和特罗特夫人早年生活出奇的相似之处（之后会讨论），让布里斯科的作品归属看上去值得被认可。确实，如果特罗特夫人真的写了欧琳达历险记，她肯定是在14岁那年写的。但是她却是一个惊人地早熟的孩子；在16岁时她就创作了一部成功的素体诗悲剧，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和简·奥斯汀都展现了相似的小说技艺（更不用提黛西·阿什福德了）。

凯瑟琳·特罗特（1679-1749）是大卫·特罗特和莎拉·贝伦登的女儿。大卫是一个海军指挥官，在1683年的一次航行中殉职。莎拉和梅特

兰家族、德拉蒙德家族有亲戚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她在上流社会的贫困处境中维持生计、养育女儿，直到她在安妮女王统治下领到每年20英镑的养老金为止；伯内特主教也是她的朋友和赞助人。凯瑟琳是一个神童，她通会了拉丁文和逻辑学，据说还自学了法语；在童年时代就即兴创作诗篇，在14岁的时候为比维尔·希金斯先生从天花中康复而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与当时盛行的“品达”风格的诗相比毫不逊色。但在1695年的时候，凯瑟琳·特罗特根据贝恩夫人对葡萄牙历史的叙述中的选段所改编的悲剧《来自卡斯特罗的艾格尼丝（Agnes de Castro）》大获成功，之后就以女性智者闻名。同年12月，这部作品在德鲁里巷的皇家剧院上演，由威彻利做开场白，维尔布鲁根夫妇和科利·西贝尔也参演其中的角色。《致命友谊》这部悲剧是于1698年在林肯律师学院创作的，并获得了些许成就，而接下来的两部作品就没那么幸运了。但是，特罗特夫人结识了康格里夫、德赖登和法夸尔，也因为《女性智者》（1704创作；1696年演出）和皮克斯夫人以及曼利夫人一同被奚落而出名。1702年，她转向更加严肃的写作，她的《为<人类理解论>的辩护》和其他针对唯物论指控，为洛克理论辩护的论文让洛克为之动容，亲笔写信感谢；她还与莱布尼茨通信，他深度分析了她的理论。《学者文学作品史》在1743年还刊印了她的一篇关于道德义务的论文，1747年沃伯顿给她的论著写了序言。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欧琳达历险记》是特罗特的作品，它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传奇化的自传。欧琳达，如同特罗特夫人一样，是一个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少女，她没有父亲，她的母亲迫切地想让她嫁给富有的权贵阶层。但是关于她的性格与遭际并不确凿，我们必须依据两个当时有可能带有偏见的描述。特罗特夫人在《女性智者》中并没有受到过多批评；她在《卡利斯塔》中被扮作一个狡猾又狂妄，完全不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小角色（她声称读了原版的亚里士多德），但没有提及她的道德品性。关于她早年的另一个记录，是曼利夫人传奇化的自传和丑闻编年史《里维拉历险记》（1714年出版），也许完全不可信；但是作者却和特罗特夫人有很深的交情，她在1690年所说的关于她生平的

信息，在《欧琳达历险记》里也有提到，而且与特罗特夫人回忆录的作者托马斯·柏奇的概述也差不多一致，两者相似到让人不禁猜测：在《欧琳达历险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的类似事实，很可能在《里维拉历险记》中是被恶意歪曲的。小说中主角的蓝颜知己克林德、被绑架的新郎欧伦特和不适合结婚的贵族情人克洛瑞登似乎是同一个人的三个方面，因为曼利夫人详细地讲述了“卡利斯塔”和“克林德”的暧昧关系（在“里维拉的至爱”中被比作特罗特夫人和蒂利先生）。约翰·蒂利是舰队监狱的副狱长，曼利夫人一直是他的情人，直到1702年他第一次见到特罗特夫人，她那时正为了一个调解案向曼利夫人的侄子约翰·曼利寻求帮助，因为他当时被委任调查蒂利作为监狱管理者的可疑行为。曼利夫人说，特罗特夫人在公众场合是个正经的人，而在私下里却截然不同；“克林德”说，她是第一个让他对妻子不忠的女人。曼利夫人还闪烁其词地继续说道：

> “（卡利斯塔）的母亲遭遇了困境，受恩于他，于是提出把女儿托付给他，他接受了，还寄宿了一夜，在那之后他再也无法偿还……（卡利斯塔）曾因为克林德不再去找里维拉而洋洋自得，可现在她因为和克林德之间无耻的私通而被街谈巷议。”

无论特罗特夫人青春期恋情的真实与否，还是这些绯闻是否与欧琳达虚构的故事有所关联，必然只能是推断，但是这本书的艺术价值却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严格意义上说这是一本书信体小说，作者却不像理查森那样罗列书信体写作技巧。不过，虽然这是一部被随机分成几封信的虚构自传，但一系列安排手法，例如：把给克洛瑞登的信放到最后；引入欧琳达试图撮合克林德和安布罗西雅，并记录下整个过程的这种次要情节；在故事（稍有）悬念的时候中断通信；讲一件事描述得意犹未尽，等等，都展现了作者对小说手法的通晓程度远不止是入门水平。的确，现代评论家甚至可以从小说的结尾看出对现实主义“开放式结局”故事安排的预言，这样的手法现在备受称赞；因为虽然欧琳达已经和欧伦

特划清界限，但是她还是没有和克洛瑞登牵手，从而改变命运得到幸福。正如任何一个在这场闹剧外的人会做的那样，她必须等待他那烦人的妻子离开他。种种的窘困与误解，克洛瑞登以忠贞为借口对欧琳达的哄骗和欧琳达之后的醒悟，藏衣柜事件（后面一封信中的情节）和随后的尴尬，为舞台喜剧的俗套增添了别样风味。然而作者这些细节处理得熟练老道，从来不会显得突兀或小题大做。

也许欧琳达的故事（作者叫凯瑟琳）与同时期小说比起来，最显著的特质是控制和约束。除去小说最后荒诞的结尾（欧伦特隐居，最后得天花去世）以外，小说中每一个情节的安排和展开都别具匠心。剧情的动向发展得真实可信，有条不紊；人物行为的起源，除了一些不算绝妙的巧合和意外，都是极致的反浪漫主义。确实，这部小说恰好达到了伊恩·沃特[9]提出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女主角的处境和行为，她的价值观，和她生活的世界（虽然只是粗略的介绍）都会让简·奥斯汀的读者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1740年前却又显得十分独特。

欧琳达是一个有帕梅拉[注]美德的中产阶级女主角，但是她有着带讽刺的幽默感；谈及婚姻问题时，她通常顺从她的母亲，但内心却想逃避长辈的旨意；她有摩尔·弗兰德斯[注]那样的洞察力，却能够认清她自己的虚伪；她在伦敦的生活每况愈下，虽然被卷入风流的婚外恋，却愿意接受权宜婚姻；她还忍受了爱情和猜忌的侵袭，却没有任何多愁善感和夸张做作的姿态。

除了这部小说在专业领域的成就，通过女主角向她的知己袒露自己的方式做人物描写是全书最突出的特点。在这样一个比较早的时期，这样的小说女主角确实罕见。她热衷说教却又不令人生厌；她的机智诙谐适度而又真实；她的追求者是一个金匠（纵使他拥有顺应那个年代的名字——勃朗特斯），而不是《阿斯特蕾》[注]里的王子，然后她又清醒地讽刺自己看不起他；她是在商业通信中遇到了她理想的情人，而不是陈腐的患难遇知己，却也明智地因为他已婚且花心而回避他。

《欧琳达历险记》值得推荐给学习英国文学史的学生的两个主要理由是：因为它在英国式家庭小说和写实小说的萌芽期就预见了这类小说在成熟盛行期可能具备的诸多特点；因为我们还不清楚文学、社会和经济等文化因素产生了如何的影响，使得这本书所代表的文学成就几十年内都无法复制，所以我们需要继续探究。

罗伯特·亚当斯·戴

纽约城市大学王后学院

---

1. 帕梅拉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理查森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又名美德有报》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的女主角。帕梅拉是一个坚守贞洁美德的女佣，起初男主人因爱慕她的美貌想诱奸她，但她义正言辞地拒绝男主人的要求。男主人一怒之下将她囚禁起来，威胁诱惑，她却不为所动。最后她的贞洁品德感动了男主人，男主人决定真诚地追求她，最终二人结为伉俪。
2. 摩尔·弗兰德斯是18世纪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的同名小说《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的女主角，讲述了悲情女子摩尔的坎坷一生，她在监狱出生，从小没有父母的疼爱，但她穷其一生试图嫁个富有的丈夫，希望获得大笔财产。然而，命运弄人，她经历了种种坎坷——当过妓女、小偷，做过牢，结了五次婚——最后在监狱与曾经欺骗自己的丈夫重逢，通过牧师的帮助，和丈夫一起被发配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3. 《阿斯特蕾》L'Astrée是17世纪的法国作家杜尔菲创作的田园小说，讲述牧羊人瑟拉多和牧羊女阿斯特蕾曲折的爱情故事，阿斯特蕾因为一场误会决定不再见瑟拉多，伤心的瑟拉多打算跳水自杀，但是被仙女救起。最后，历经波折，这对爱人终于重归于好。

第一封信

亲爱的克林德：

希望我无需赘言许久没联系让我有多么不安。因为我必须承认这种不安难以描述，而我又如此信任你，只能希望你应该可以根据你自己所承受的猜出我的感受：友情到了至高点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作用，就如同如果我对你的感情没有那么深的话，我就不会这么迫切地希望你也和我一样痛苦。不过这种矛盾对你而言并不难理解，因为你很清楚友情的这种微妙之处。我孤身一人的时候只是在思考着如何答应你的请求，我还是利用大部分时间来遵从你一直想要我做的事，也就是告诉你我人生中所经历的事，包括所有的细节，尽管我很后怕在你知道了一些事情后，会失去一部分到目前为止你对我的尊重。但愿没有太难让人承受的事，以至于你，我善良的朋友，都无法找到为我开脱的借口。也许我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算是规规矩矩又谨慎持重的女人，当然我也没有超越我那坚固的道德防线。就算冒险我也会忠诚地告诉你我的所有弱点：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母亲一人担起整个家庭的开支，这笔不小的数目对于那个年代的任何女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她的地位不高，甚至自己都难以维持生计，她却尽到了一切她能尽的义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让我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你应该不会介意我略过13岁之前的事。到了13岁，我开始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女人。那年我认识了一个绅士，莱西顿。他看起来很信任我，因为在我们第一或第二次见面时他就给我讲述了他的长长的爱情故事，还给我看了他和他情人互通的信件（你肯定觉得这点特别讨我喜欢）。当他向我征求建议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得知他被其他大人物表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最贪婪的政客那样聪明。有天我们独处的时候，讨论起了女人做

爱。他说不应该剥夺女人寻求激情而获得的满足感，因为她们往往受制于男人：我极力反驳他，但是他比我善辩多了，所以我很容易被说服。但我说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男人通过性爱表达的殷勤有时会让他们不再由着性子来；我实在难以想象他们会拒绝一个女人的请求。他告诉我如果我能写一封情书给他，他就会向我展示他用来表达尊敬而又不牵扯到感情的回复方式。我赞同了他的提议，第二天就照做了，他也给了让我满意的答复：虽然看起来是件小事，却带来了后续的麻烦。过了一段时间，他带了一个朋友来拜访我们。他出生于一个不错的家庭，但是根据英国的传统，小儿子总是被培养成经商的料。他是一个金匠，却也是一个纨绔子弟，于此同时，他看起来有一个超乎他职业的灵魂。他问莱西顿是否对我有想法，莱西顿发誓说没有，他说他很庆幸朋友不会变成情敌，因为他受到过沉重的打击，他需要他的帮助；也因为我们已经亲密到一定程度，他有理由相信他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也很确信如果他不是我的情人，也就会帮助他。莱西顿向他保证他对我只是纯粹的友情，他用所有的我对他的信任来说服我欣然接受他朋友的表白，而这位朋友一有机会就开始了。他觉得自己非常吸引人，尤其是他的激情与狂野。我也尽情享受着暧昧，虽然不是和我的爱人；因为在那个缺乏思考能力的年龄，我们渴求自己有一群爱慕者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哪怕事实上我们并不欣赏这些人：但是我相信我不需要把这种虚荣定义成小姑娘所特有的，很多女人也很困扰。当她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她们会意识到这其实很愚蠢，不停地被男人追求、纠缠给她们带来很多麻烦，最后她们会冷淡甚至厌恶那些人，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比这更折磨人的了，但是我当时不这么想，所以又重燃了对爱情的渴望，只是不像之前那么相信了。我向你保证这种想法鼓励了我的新恋人，因为那确实是会让人相信的表现。所以我当时觉得最好做个心理准备，果然，没过多久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他写了封情书给我，先经由我母亲才到我手上，然后她问我打算怎么答复。我告诉她反正一向决定权在她，但是如果我能随着自己的意愿，我根本不会答复他。我母亲还是回复了他，她觉得这样做才合适。

因为她觉得我不可能讨厌他，而且在她看来，考虑到我当时的处境，我们还算般配。转念一想，我倒希望她写这封信，因为我太清楚如果我让她不满会有多糟糕。她给我看一份她写的回复，信里她没有说任何好听的话，足以让他绝望。但我无法口是心非，一边如此冷淡，一边又是足以让人有想法的通信。他常常和我呆在一起，半小时不说一句话。最终，他向莱西顿抱怨说我的言行和信里写的反差很大，因为我在信里给了他很大的希望，然而每当他向我表达他的爱意的时候，我总是一副很严肃的表情，使得谈话无法继续。莱西顿说服他（也有可能是他自己这么想），我只是想保持端庄的形象，也许他得到我母亲对这桩婚事的应允，我就会变得更大胆一些。勃朗特斯（忘了提这就是他的名字）对这个解释很满意，就好像我亲口告诉他的一样，当即他就跑到我母亲那儿，和她说他疯狂地爱着她的女儿。接下来他们所讨论的事情就是寡妇所得产、财产转让契约等等，最后他们愉快地达成共识。所以我就被迫指望这个人只是短暂地做我的丈夫。为了给我们更多自由的空间，我母亲留我们两个独处。“好了，小姐”，他说，“现在我没有任何阻碍了，你母亲已经同意了我们的婚事，而你也曾给我希望说不会拒绝我。”在这样复杂的情形下我该怎么做呢？我曾经很坚定，绝对不会嫁给他，但是我母亲的态度又如此决绝，以至于我不敢让她知道我真实的想法。而且，我从小到大一直都顺从她，不知道该怎么摆脱。但是现在我要打破常规，好好想想接下来怎么做。所以我故作生气，说，“勃朗特斯，我不知道你为何认为自己比之前更有优势了，但我敢肯定一个男人总不会通过讨好爱人的母亲来达到目的。到时候你会发现就算得到我母亲的认可也无法得到我的真心：我讨厌这种不考虑我的感受的男人。”“你这残忍的人”，他说，“折磨我能给你带来乐趣吗？你知道我用你能想到的最尊敬的方式爱你，只有你能让我快乐。我从未想过去找你母亲求助，直到你支持我这么做，允许我和她去说。你这样对我很不公平。”我深知他有理，但是我不愿意这么认为：所以最后我们不欢而散。他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能妄自和你说，而我也继续计划怎样摆脱这麻烦事。我发现除了诚实地告诉他我的感受之外别无他法。我可以告诉他，

我是被迫写的那些让他高兴的信件；告诉他我太年轻，还无法考虑爱情和婚姻，乃至承受他的厚爱；如果可能的话，我要说服他放弃。当我第一次有机会实施这一计划时，我以为这可怜的爱慕者需要等几年，不会在我拒绝他之后这么短时间内就能见我。但是他足够聪明想到来阻碍我，“如果”，他说（在他走出被抛弃的阴影后，因为当时他有足足15分钟没有说话，你可以看出他有多喜欢沉默），“如果我没有想到厌恶是你拒绝我的唯一理由，我有可能还是会心甘情愿地等待有那么一天我们会两情相悦；但是我已经想到了，所以我会时常恐惧地想到，会有其他比我更合你意的人把你永远地从我身边夺走。”他说尽了好话来挽留我，试图说服我以身相许，但是我依然不愿意，我能做的只有让他停止恳求。他宁愿等待牧首的学徒到来，也不愿失去他的天使。如果他最后还是失去了她，那岂不是一场悲剧？但是我怕他真的会这样，因为那天使的想法不会这么浅薄；他的财富比她多很多，但是她太年轻，不会考虑这些，也不会喜欢财富多过于感情。

继续我的故事，我母亲倒挺乐意推迟这桩婚事，这样我就会在家呆一两年，希望有什么突发事件可以干涉这婚约。但不久之后家里的一个佣人又给我找了麻烦；我抱怨过她趁我母亲进城时擅离职守私会莱西顿的佣人，而她可能会因此被解雇，于是她记恨在心。她偷偷观察过，我和莱西顿经常互相交换信件。他没有其他事的时候，会把他和他情人之间通的信拿来给我看，然后等下次见面我再归还给他。每当莱西顿告辞的时候我会送他到门口，这时候我常常会发现我母亲也正在招待某个客人。这个恶毒的女人希望她在这些信件中能找到对我不利的东西。她对莱西顿的佣人（后者似乎很听她使唤）说，她听说他主人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她很想欣赏一些他的作品，所以希望能在莱西顿出国的时候带她拜读他柜子里的诗。这个佣人丝毫没有起疑心，还向她保证一旦他主人把钥匙落在家里就会通知她，尽管这种情况很少见。他果然没有食言，于是她把莱西顿的纸堆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我在这封信开头提到的那封信。可以想象当时她肯定在她同伙不知情的情况下，心怀喜悦地把它塞在口袋里，迫不及待地去找勃朗特斯。她对他说，她很担心，他恐怕

是被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他的准新娘和莱西顿——欺骗了。所以她忍不住告诉他，她发现了我们的奸情，而我和莱西顿又相识已久，要是这两人还没结婚，她估计也快了。她设想出很多种情况，让她的话更有说服力。起初勃朗特斯不相信女佣的话，但是当她把那封信给他看之后立刻就深信不疑了。之后，他向女佣保证，他会尽力保证不让人发现她告密，她也就高高兴兴地搅黄了我的婚事，还得了好处。勃朗特斯的愤怒和悲伤并未缓和，而在这悲愤升级之时，分别给我和莱西顿写了一封信。你肯定无法想象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是多么惊讶，而且我发现这是一封战书，（他在混乱之中寄错了）他指责原本的收信人在他觉得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上背叛了他。我猜不出这封信本该是给谁的，直到莱西顿来我家，给我看了他刚收到的那封信。他觉得应该是寄给我的，他还问我说，信里面勃朗特斯经常抱怨的那个幸运的男人是谁。我当时就明白了勃朗特斯是在吃莱西顿的醋，但是我想不到事情的起因是什么。他给我的信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天知道当你说你太年轻还无法去考虑爱情是真是假，你其实背着我考虑得很多，你生来就是来折磨我的。这就是我的命，为什么我要埋怨你呢？如果我被我的竞争对手打败，请怜悯我；如果最后我得以幸存，请原谅我，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这是我最后一次打扰你：我希望他能对你比对我忠诚，别了，姑娘，同情一下不幸的勃朗特斯吧。

这封信充斥着他混乱的思绪，而我也只能同情他的处境，因为我真的觉得他疯了。但是我觉得给莱西顿看勃朗特斯写给他的那封信不是很合适。在莱西顿走后，我派人去找勃朗特斯，但是他回绝了，在四五次艰难的劝说下他最后来了。我告诉他那两封信我都看了，但是我看了很疑惑，所以就派人去请他来，我好向他解释。一直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他怀疑我们的原因。我一直纠缠不休，到最后他终于拿出那封我写给莱西顿的情书。“有比这更好的证据吗？”勃朗特斯说。“我承认”，我回答说，“你有理由这么想，但是你被骗了。”然后我就和他说了这封信的由来，但是很明显他不相信我，我也不知道怎么让他相信，除非我能找到

莱西顿的回信，这样无论如何都能让他搞清楚状况。我幸运地找到了回信，随即拿给勃朗特斯看。“看一下这封信”，我说，“你就能知道我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慕莱西顿，你无权指责他。”他看完信后，突然嚎啕大哭，“我错怪了无辜的欧琳达，如果她永远恨我也是我活该。”我故意冷冷地说，“我也许真的爱莱西顿，尽管他明显对我不感兴趣。”“信的附言说明了一切”，勃朗特斯回应道，“而且让我不敢奢望你能原谅我，这我真的能接受。至于那些情话，虽然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我实在难以相信一个没有拥有过爱情的人能够如此优美地诠释爱。如果能收到你抒发内心真正的爱意的情书，这个男人将是何等的幸运！我敢说没有人会拒绝欧琳达。”这些恭维的话给我贴了不少金，别人会以为我必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勃朗特斯离开的时候依然对他自己很生气，就像他先前生我们气一样。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找过我。当我告诉莱西顿这件事后，他很吃惊。他审问了他的雇工，他供认了事实，还有我们家的佣人，在我们对她施压之后也无力否认了，所以最后整件事真相大白。要不是寄信的时候出了点小差错，可能他们俩丢了命，我也毁了名节。两天后，莱西顿结婚了，我们也随之断掉联系。虽然他的妻子总是来拜访我，并且总是竭力劝说我跟她保持通信，我从来没有给她写过信。因为我知道在她和莱西顿结婚之前就一直很嫉妒我，我不会冒险再去唤醒她的这种情绪。勃朗特斯很快得到了我的原谅（你也知道我天性善良），所以他时常登门拜访，使各种花招来取悦我。即便如此，我们之间还是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三个月后他那个之前被报导在旅行中丧生的哥哥回来了，他失去了遗产，只剩自己的生意，所以无法承诺当初和我母亲谈好的条件。后来我听说他不再被家里重视了，经常借酒消愁。他说酒精可以治疗失恋所带来的痛苦，更可悲的是他是因为失去遗产才被迫悔婚的。不过现在他两样都有了，因为他娶了一个有钱的妻子。我很高兴摆脱了这个爱慕者，虽然是因为他自己倒霉，跟我无关。

所以，克林德，我已经把我人生中第一次奇遇告诉你了，我也就知道接下来的讲述会更让我不安：下一封信里我会和你介绍我接下来的一连串情人（他们只不过是过路人，轮番登场，排遣寂寞，而不是认真的

长期感情，不会给双方带来麻烦）。是时候结束这封信了。再见我的朋友，要记得想念我。还有，尽可能多地给欧琳达写信。

第二封信

根据和我关系的好坏程度来看，我必须从一个人开始说起。根据我们初识的时间和认识的年数来讲，他必须是排在首位的。他叫科尔，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荷兰人。难道你不认为光是他的国籍和年龄就能让人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情人吗？但是，像他这么年长的人，家里已经有个情人了，可我比她年轻，而且不是我自夸，我还有其他很多比她优越的地方。所以整个月这个老滑头的心思都在我身上，而我呢，一方面是想折磨她，另一方面也出于自己的虚荣心，接受所有他对我的爱慕和殷勤。虽然她不敢展露出来，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女人内心的焦灼。她很怕失去他，因为这个男人的钱就是有魔力来弥补他长得丑的缺点。（如果你不觉得荒谬的话）看他用一只眼睛对我色眯眯地斜视我，而另一只眼睛观察是否被她看到的场景，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笑的事情。因为我们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所以我总是无法避免和他们两个同处。我也不会竭力避免这种情形，因为我有嘲笑他们愚蠢行为的恶趣味：没有什么比拥有一个年迈的情人、而他又觉得自己被深爱着更可笑的事了，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掩饰自己嫉妒情绪的女人，这两个人给了我足够的愉悦。有一天我们在讨论年轻的情人和年迈的情人，我说我更偏向后者，因为他们更忠实，更会宠人，还更可靠。他笑笑，握着我的手，对我明智的选择赞扬有加。不但如此，他还自己对号入座，慷慨激昂地说了很多事，像一个年轻人一样放肆。而他的爱人却热情高涨地反驳了刚才我所说的所有优点，还讲了他有老年人身上普遍存在的一些毛病和麻烦事（她经历的比我多）。她很认真地反驳我，丝毫没有顾及到他的感受。他很生气，而她反应过来以后也为刚才的言辞感到局促不安，却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认为没有比这更逗的场面了。总之，他们争论不休，最终分开了。这件事之后，他对我前所未有地热情，不断来我家打扰我。这

畜生居然一点都不懂我对他的挖苦讽刺，自称是喜欢我，每当他看见有比他年轻的男人和我一起就会来突击检查，但是我总是和他说他根本不懂我。当他接到去弗兰德斯的命令，他让我做好准备跟他走，他保证我能活得像皇后一样尊贵又快乐。我说我愿意去，但是条件是他的儿子也必须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说："你要我儿子去干什么？"我回答说："他和你比起来更适合跟我在一块儿。"这话让他彻底蒙了羞，从那之后就对我避而不见。他甚至一个人去了弗兰德斯，虽然他还如此年轻就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和女人有任何瓜葛。

于是我终于摆脱了这个老不正经，而他的位置不久后就被一个快活的年轻人取代了。这些年轻人从来不会等待别人的怜悯，而是强夺我们的一些小恩惠，就好像那些是他们应得的一样；他们不会让人觉得答应他们大胆的要求是多大的罪过，更何况他们总是努力想尽办法让她开心。他为了取悦我，带我穿梭于各种舞会，音乐会和其他娱乐场所，在这期间，不乏一些绵绵情话。我们是通过我在格林威治的亲戚认识的。他是一个军官，当时他的部队驻扎在黑色荒原上。他在我亲戚家很受欢迎，经常登门拜访。他也从他们那儿听说了很多我的优点（传闻一般不是奉承就是诋毁），比如，我唱歌很好听，长得很漂亮等等。我也听说他很有才华，而且是军队里最整洁、帅气又绅士的男人。所以我们都很期待与对方见面，的确，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双方感觉都不错。他说他对我有一种强烈的爱恋，也很确信我对他有一些感觉。当我在那儿的时候他每天都来看我，带我去当地的各种好玩的地方。后来在我准备回伦敦时他说马上也会跟随着我去，"但是，欧琳达，我希望你一到那里就给我写信，比如告诉我你很想快点再次与我相见。因为如果没有听说你安全到达我就会坐立不安。"所以我就（写了很多疯狂的小事）疯狂地写了很多信，他马上就给我回复，字里行间夹杂着几许轻浮的暧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他总是来找我，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没得消停，各种嬉戏打闹。那段时间他总是说他感到很幸福，直到他后来出国打仗，找了两三个情人来消遣。这种男人从来不会记得不在身边的人，他们对爱从来不会上心，当然他们也不会得到我们的真心。他们取悦女人很在行，总能

让我们有意无意地想起他们，但是他们不会谨慎而持久地发展感情。

我猜他一离开就已经忘了我，而我也没有闲着。在他走后不久，几乎还没有喘息的机会，我就遇见了另一个军人。相比之下这个人比他更认真，更有野心，也更成功。因为他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母亲很欣赏他。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他，但是我还是对他彬彬有礼。直到我发现他的野心并不值得尊重，我就觉得是时候改变我的态度了。我不允许他来见我，当他来我们家时，我就把他拒之门外，但是他知道我在家。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来过，他的战友问起，他就说他太了解我了，他不相信像我这么年轻的女人会这么淫荡。看呐，我的朋友，女人是多么不幸，像这样被人揭露，最终不是失去贞洁就是失去名誉。如果我当时依从了他，也许没有人会比他更在意维护我的名誉。但是我的选择能让人多满意，也只有得到了这种无法言喻的满足感的那个人才知道（大概就是说，只有拿走她第一次的那个人才会真正在意她决定献身的选择）。我对我听到的传言并不在乎，我并不那么恨这个传言的制造者。

下一个男人是一个法国人，他是个纨绔子弟。他富有聪明才智，但是更多的是虚荣。他是一个傲气的奉承者，总是不顾一切地使易受骗的女人相信他爱她们，而等他得手之后却又抛弃她们，这些女人的不慎重让他有机可乘，而他经常用她们付出的代价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也试图引诱我上当，他不断地承诺、发誓，带我跳舞、唱歌；尽管他郑重其事地向我保证了几百次，说我是他唯一爱过的人，但是我很谨慎，没有被骗。我走到哪里他都跟着我，无论我怎么厉声斥责他，他都一直缠着我。我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个莽撞的花花公子，但我想，如果我能让他意识到他自己无节操的行为，他就再也没脸来打扰我了。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但最后我确定了，那个方法很可能会让他这种性格的人无法承受。我掩饰自己的笔迹写了一封信，自称是一个很爱他的女人，希望他能真诚地回答是否已订婚。因为我正义，所以我不会从任何女人那里掳掠他的真心；也因为我挑剔，所以如果只能得到一部分他的真心，我将

无法满足。我告诉他，如果他是单身，第二天我会在公园里的鸟笼边与他见面。他很热情地回信给这个“未知”的女人，说他狂热地爱上了她的智慧，如果她同时拥有美貌的话，他将被毁灭。但是这将是多么令人愉悦的毁灭，他热切地期盼约定的时间快点到来，因为那时他就可以亲口告诉她，他的心已经完全被她占据了。我刚读完他的回信他就进来了。为了证明他对我的执着，他先是炫耀了我冒名写给他的信，然后说了和他那封回信里相反的话。他说他打算回复那个女人他已经拥有了爱情，而且他所爱的那个人具有太多美好的特质，他是不可能改变心意的。我发现这个计策真是种很好的娱乐方式，随后我立即表示赞同他这么回信，然后我用尽了言辞试图说服他不要离开我，我以前从来不这么说，然而现在却只是徒劳了。他装作是有重要的公事要忙，早早地就离开我去赴约，都等不及了。他走之后，我换了一身衣服，带了一个姐妹（她也暗中参与了这件事）去了之前约好的地点。我们带了面具，而且已经是黄昏，所以他没有认出我们。但在我戏谑他一段时间后，我摘下了面具。我无法向你形容他当时的那种不同于往日的激烈情绪。一会儿他因为我欺骗他而愤怒，一会儿又编造出无力的借口来解释他所做的事；也有时候他因为悲伤而说不出话，因为不但新的情人落了空，他和如此殷勤追求了那么久的女人也没希望了。然后我就回家了，我感觉失去这个男人就像我有时忙于征服一个男人那样开心，并且满心希望他不会再来烦我，事实的确如此。所以啊，克林德，我有这样的情人大杂烩（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每一个都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发现让我快乐的秘诀。如果说他们是来让你消遣以弥补之前对你的鲁莽，那他们做得足够多了。

你忠诚的朋友：欧琳达

第三封信

我的朋友：

你对我前两封信的看法十分公正、令人愉悦，让我受益匪浅。透过它们，我看到了作者能充分利用这些细小之事的杰出才能。阅读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命运如此眷顾，在这个缺乏善良与智慧的时代，赐给了我你这样的朋友。我不禁猜想，这么特别的祝福是如何降临在我身上，它加倍地补偿了我因为克拉琳达所受的伤。

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从没在故事中提过她，因为这是我告诉你的故事之前的事。那时，我还以为自己了解她，并且爱着她。但是，我不可能提到她，却不说几句当时我和她之间的友谊——我恨不得都忘了这些事，要不是想起你的友谊补偿了她对我的忘恩负义，我根本不愿意提起她。不过，既然说起这事，我还是让你多了解一点这个我曾经唯一信任的女人，曾经的我们无话不说，你也可以看出：我当时从没想过这样的后果。但是，我给了她那么多爱，她却背叛了我。她姐姐经常和我说，"看到那么真挚的友谊给了一个不懂珍惜的人，感觉很惋惜；克拉琳达其实对所有人都一样，却假装是你唯一的好朋友：她总是喜新厌旧，甚至会牺牲或戏弄老朋友，去讨好新结交的朋友。"不过，我知道她们姐妹俩吵过架，也没当真，但后来发现事实确实如此。然后，我对她的偏袒一下子转变成了另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把她的过错怪罪到所有女性身上，我和亚里士多德（我希望大家可以和亚里士多德一起自我谴责）一起懊悔曾经信任过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忘了自己也是一个女人，还是自恃比其他女人更完美，不过，我当时断定：和女人没法保持友谊，直到我遇到了安布

罗西雅才改变了这样的看法。她让我相信了造物主的不公，因为如果用对比的方法来评价一个人的话，她和克拉琳达完全是两个极端。

克拉琳达喜欢新面孔，和别人第一次见面就表现出很亲切的样子；安布罗西雅要过很长时间才会抛下客气礼貌，但是这也只针对那些通过她仔细观察、认为值得交心的人。克拉琳达会为了赢得一个朋友而说另一个的坏话；安布罗西雅绝对不能容忍听到无辜的人被说是非，就算是她的敌人，她也会为之辩护。克拉琳达对同一个人今天表现得热情似火，第二天却冷若冰霜；安布罗西雅则始终如一，一旦她爱上什么，那就永不改变。克拉琳达易怒；安布罗西雅可能过于温和。克拉琳达的确聪明，但是没有理智的调和，所以经常会说出或做出上百件考虑不周的事；安布罗西雅的判断十分可靠、深刻，她说的话充满智慧而又让人惊奇，人们会觉得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但她又总是对答如流，让人认为她其实并没有多想；她做事一向有板有眼，我想她从来都不用责怪自己轻率。

这是我对这两个人性格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描述。如果你纳闷我怎么会喜欢一个有这么多缺点的女人，我必须告诉你，有一些缺点我当时不知道；有一些缺点我原谅了，毕竟人无完人；还有一些，我偏袒的仁慈将其概括为类似美德的品质。

安布罗西雅不管是外貌还是思想都胜过克拉琳达。我经常听你称赞她外在的美，现在我向你展示了她灵魂的美，虽然她的灵魂美远非我言语所能描述。我衷心希望她成为你的爱人。原谅我对你的祝愿掺杂了一点私心，一想到这样的天作之合能让我看到两个高尚的朋友融为一体，我就忍不住地高兴。克林德，想想吧，你们才是天作之合。我知道你会让我听取你的建议，给你指条明路；不过，我会给你讲一些事，让你明白，我的拒绝是有道理的。

我母亲有一个很特别的朋友，这个朋友丧夫时我刚满15岁。她太过悲伤，我母亲都不敢离开她，日日夜夜照顾她，帮助她料理后事。母亲

去找死者的朋友克洛瑞登帮忙（因为这个寡妇被冤枉，所以被迫利用这段关系和他在这件事中的话语权）。然而，这样身份的人不可能总是闲着，所以必须得等候；这样，我母亲去了两三次也没见到人。除了答应照顾这个朋友，母亲还要处理自己和其他朋友的事，所以她总是等不到他有空的时候。但这件事非常重要，不能不管。于是，母亲写了一封信，让我亲自送到他的手上。和他说上话之前，我和克拉琳达一起去过他的住所很多次；最后，终于定下来能见到他的时间，但克拉琳达刚好有事，不能和我一起去，我也不认识其他可以任我使唤的人，只能独自前往。没等多久他便让我进去，他带着独有的、让所见之人无不敬畏的威严向我走来。他拿着我给他的信，我不时地看他一眼，但还是碰到了他的目光，所以没能仔细打量他一番，不过我大概看到的足以让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他问了我的名字，是谁的女儿？告诉他之后，他说他和我父亲很熟，还说父亲是个高尚的人；看在我父亲的份上，只要力所能及他都会帮我。我向他道谢，虽然只当这是客套话，但还是想知道他要如何解决信中的问题。

他说，“我会马上亲自去办，看看能做什么，然后下午告诉你结果；不过我住所来往的人太多，不适合你来。可以去其他地方吗？”

“可以，大人，您决定吧。”我很天真地回答。

“要不你下午五点坐出租马车去科文特加登圣保罗教堂那里吧，我会去找你，告诉你我能帮你朋友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会去，然后很满意地走了。我看不出这样一位品性的绅士能有什么企图。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是世上最好的丈夫，自从他和妻子结婚后，他从没想过其他女人。这让我感觉很安全，于是我准时赴了约。我母亲事后才知道，因为那天没去探望她。他来见我的时候，告诉了我他做了什么，然后了解了一些和这件事有关的信息，并向我保证，一定会还那个寡妇一个公道。之后，他再一次声明保证，只要他能力或关系所及，我都可以找他帮忙；还让我不管什么时候有麻烦，都请他帮

助我的亲戚或者我自己。他还称赞了我的聪慧和美貌，然后大家分开了。我一见到母亲，就告诉她发生的事。她非常高兴结交了一位好人，尤其是一位不用担心有任何不良企图的人——他根本没有利用和我独处的绝好机会做坏事，之后也没有打算见面。第二天，这件事解决了，结果比我们预想得还要好。

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认识的一位绅士和她说，他想要一个军衔，事成后定许以重金[注]。我母亲说会试着找找关系，然后让我写信问问克洛瑞登。他热情地表示愿意帮忙，约我在上次见面的地方会面，以便了解关于我推荐的这个人的具体情况，当面问一些比书信回复更详细的问题。谈话一开始我便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他开始谈论与伟大相伴的恶行，其中，奉承是罪魁祸首，因为犯错却得到安慰是世上最大的不幸。“但是，欧琳达，”他继续说道，“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朋友必备的真诚和聪慧，你要是能让我不时地见见你，指出我的不足，告诉我大家对我的看法，我将非常高兴。”

“大人，您对我太抬爱了，”我说，“但是，您一直谨言慎行、德高望重，不需要奉承或指正。”

简单地说，他说了很多赞美我品性的话，然后他对我说，“这将是多么友善的行为啊！”他肯定我不会拒绝他。

“但是，我们这样私会让别人怎么想？”我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说，“我去见你也一样，这样我可以无忧无虑地来见你，你不要当众拒绝我，不要发出任何声响。而且，我向你保证，我对你只有友谊，所以见面不会影响你的美德。”

我对他的请求不置可否。因为我起先不知道应不应该这样，最后又不能下决心答应这件事；两次犹豫的原因，一是担心可能会影响要办的事情，二是我和他的谈话很高兴。没有比这更让人愉悦的了；我从未见

过他这样见多识广、谈吐不凡的人；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政客的他从不妄自许诺自己没做到的事情。他承诺会拿到我要的军衔，和我约好取军衔委任状的日子并准时赴约。对于他帮的这些大忙，我无以回报，只能感谢。家里人一个劲儿地称赞克洛瑞登的好心。那段时间，整个镇上都在流传着他的高尚事迹，让我对他愈加起敬。

我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他回信说，他并不求回报，只希望能偶尔见见我。我考虑了一下，和这样一个深爱着妻子的男人见面应该没有危险，而且他声称对我只怀着友谊：即便他改变心意，我也能很好地抑制这种感情；况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美德都足以守护我。于是，我答应了他，也没让母亲知道这件事。不过我只能晚一点告诉你这些秘会的结果，因为时间和信纸有限，都不够让我向你保证，我是

你最温柔的朋友

欧琳达

---

1. 在英国大部分历史中，富裕的英国贵族购买军衔十分常见。这一惯例于1683年查尔斯二世统治期间开始实行，一直到1871年在爱德华.卡德韦尔的陆军改革中被废除。[译注]

第四封信

克林德，你要是知道我这段时间没有给你写信的原因，你一定会可怜我，而不是责骂我。过去这两个星期，我没享受过一刻清净，疲于应酬各式各样的人，她们有不同的幽默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谈话方式；所以，众口难调，没法取悦所有人。你可想而知，这让我有多么难受；因为我曾告诉你“我情愿一辈子孤身一人，也不愿和一个不合适的伴儿在一起；有时候，我特别喜欢独居；我现在已退隐尘世。”但是，我发现，幸福诞生于喧嚣，没有它，人们就不会特别沉醉于某种爱好；我都要怪我自己，竟然觉得自己适合孑然一身的命运。不过，不管什么意外剥夺了我热爱的一切，只要克林德你依然是我朋友，我都不会觉得自己不幸。

你应该还记得我上一封信突然停笔的地方，我当时决定如克洛瑞登所愿，答应和他见面。后来，我们尽可能地经常见面，双方都很满意见面的频率。他告诉我他所有琐碎的不安，他非常信任我，甚至向我透露了一些政府黑幕，就连那些自认为深谙法庭幕后交易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所有重要的事情，他都会先问我的意见才去做。就这样，我们共度了两个月，没有发生什么让我后悔的事；见面本身没有让人不齿的地方，但结果却有可能。有一天，他一直和我说最近困扰着他的几件事，然后，他说，“欧琳达，我有一个从来没有对你说过的秘密，尽管它占据了我整颗心。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已经明了。”

我说，“我只能猜一下。”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已经深深坠入爱河？你怎么会以为，我和你那么相熟，对你却只有冷冰冰的尊敬或友谊呢？不，欧琳达，不是这

样的，我爱你，我满怀热情地爱着你。如果你不让我说出我的爱意，不让我抱希望有一天你也能爱我，我会活不下去的。”

听到这番话，我十分吃惊，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想到要改变和他的相处方式，我便十分苦恼；但是我却没有如想象中那样对他的爱意生气。不过，我掩饰了自己的想法，表现出这种情形下必需的严肃。

我说，“大人，听到您说出这番话，比从其他人口中说出更让人生气。您说您很了解我，那么您在我身上看到哪一点会让您说出这种话？我让您有机会怀疑我的美德吗？还是您厌倦了和我的谈话，所以想出这招最有用的办法以求解脱？”

“太不公平了！”他说，“难道因为我爱你，你就一定要恨我吗？难道因为你知道我要的比以前更多，你就决定不再让我见你吗？”

总之，他说了爱人能想到的最充满热情的话。虽然我发现，他让我很动心，但是我掩饰得很好，让他察觉不到。

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能诱使我答应见他，我希望不见面能让我忘了他。他给我写了很多伤感的信，告诉我法庭里所有人都注意到他的悲伤；要是我再不见他，他就快死了；他乞求我和之前一样与他相处，他再也不会提起他的爱。但是我依然拒绝，虽然心里很不愿意。我气我自己，居然想着他；居然会听到这样的事——周围人提起我在哪，他会突然哑然失笑，弄得大家不敢和他谈正事——而得意。我希望他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也问了好多关于他的事。不过，他现在因为公务去了佛兰德斯，做他该做的事情。到处都在讲他的英勇、慷慨和开明，越来越让我着迷。对于这么优秀的一个男人，我情不自禁地会有好感，况且他还爱我。但是，我认为自己对他只有敬重和感恩，敬重缘于他的优秀品格，感恩他帮我办的事情。可是，我不知不觉地变得比以往更加忧郁。

一天傍晚，我和母亲在圣詹姆斯公园的运河旁散步，气氛比较严

肃。一位来自母亲故国的绅士——也是她的朋友，远远看到我们，走上前来和我们作伴。空气十分凉爽，我们都戴着面罩。转了两三个弯之后，他看到他的一位朋友朝我们走来，这位朋友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他说，“那是安东尼奥，我们大人的儿子。他是一位很优秀的绅士，家产颇丰。真希望他能和欧琳达结婚。”

母亲回答说，“我知道他们家族，也听说过他，我应该不会反对这桩婚事。”

说到这时，他已经走到我们身边，请我们原谅他的惊扰，并要求和我们一起散步。然后，他转到我身边。天色昏暗，我只是在问候时礼貌地掀开我的面罩，所以他没有看到我的脸；但是他还是说了很多赞美我美貌和魅力的话。聊了半小时之后，我们准备回家，他们本来打算等着我们一起走，但是他的一位仆人来找他，说找了很久；因为他有一些朋友明天离开英格兰，都在城里等着他，必须马上见他。所以，他让其他人照顾我们，自己先回去了。

安东尼奥一看到那晚一起散步的朋友，就和他说，自己非常喜欢当晚一起聊天的小姐，见不到她就睡不安稳。他朋友回答说，如果看见面孔，说不定就不喜欢她了；不过他愿意带安东尼奥拜访一位美得让他能忘记她的小姐。安东尼奥说，“智慧和幽默比绝世美貌更加吸引人，但为了不让你觉得我固执，我答应见她，不过有个条件——如果她的双眸并没有你所说的那么有魅力，那你一定要介绍我认识那位聪慧的小姐，她对我的吸引力或许超出你的想象。”

这位朋友答应可以。告别后，他来到我们住所，讲述了刚才的对话。他想让我们继续那种幽默，但不让安东尼奥知道我们之前见过面；这位朋友觉得看我对决自己，一定乐趣多多。我们答应照做，等他们来我家时，我却用最简单的方式招待他；因为你应该知道，我有点讨厌他，原因说不上来（热情和爱情一样不可理喻），所以，我就是想让他觉得我很蠢，以后再也不想见我。看到他在我身边很不自在，我非常得

意。为了让他更不自在，我说了很多话，但没一句正经话。他走了之后，便告诉他朋友说，如果欧琳达有另外一位的内在，那将是个危险人物；不过按她现在这个样子，他只能把她当做一幅漂亮的画像来欣赏。欧琳达的愚蠢让他更加渴望见到那位不知名的小姐，所以他让他朋友兑现承诺。

他朋友回答说，“我不知道和欧琳达见第二次面会有什么结果，但肯定没有你说的那么糟。我会试着帮你安排一次会面，但我不能保证你能看到她的脸，因为某些原因，她羞于露面。”

我非常厌恶再次和他见面，但这位绅士如此诚恳地请求，我母亲也帮着说了很多话，她希望我们能够认识认识，所以我几乎是被迫去的；但我决定不露出面容。他在约定的时间带安东尼奥去花园，并对他说，听那位小姐说她也会来这里；然后我们假装偶然遇见他俩。本来我们的谈话应该很有意思，但我对他的厌恶让我觉得，他说什么、做什么都让我心烦。他告诉我说，自从见过我以后，我一直出现在他脑海里，我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都不会改变。我说，“如果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爱上了一个从未见过面容的女人，那你一定会奇怪我怎么会这么容易上当。”

“啊！小姐，”他说，“遮住面容的你比那些只能取悦双眼的无知美人迷人多了！我朋友前几天刚让我拜访过那样一位美人。”

接着他给我详细地描述了欧琳达，还引用了她的谈话——真的很乏味。我们讽刺了这位可怜的小姐几句，然后分开回家了。虽然安东尼奥恨不得和我们一起回去，但我们不同意。

这次见面之后，他一直缠着他的朋友，让他和这位不知名小姐熟络一些。他朋友说，“没有她的同意，我不敢带你去见她；不过，如果你和欧琳达再见两三次面之后，还想见她的话，我会想办法争取。”

安东尼奥回答说，“为了你所承诺的美事，多大的委屈我都能忍。但你得快点，爱人可没有耐性；我情愿看到我能想到的最丑陋的面孔，也不愿意活在猜想中。”

简单地说，这位朋友带安东尼奥来了我们家好几次，我依然装作很愚蠢的样子；不过他对他朋友说，我让他稍微有点动心，但他不愿意再见我，因为他害怕爱上一个不能赢得他尊重的小姐；况且，只要他和那位更迷人的小姐聊一会儿，那么让他心动的那一点点优点也会所剩无几。

没过多久，我认识的几位年轻小姐打算去看戏，她们请我一起去。我当时心情很低落，根本不想什么娱乐。但这更让她们催促我，说能消除我的忧郁。我只好和她们去了，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安东尼奥和他朋友，他朋友看到和我在一起的一位相貌普通的小姐，以为这就是安东尼奥爱上的女子。他以一种迫切的眼光盯着她看了很久，然后转向另一个和他们一起来的人，（指着她和我）说，“你最喜欢哪一个？”另一个人回答说，“你这问题太让我吃惊了。她们根本没有可比性，想都不用想，当然是欧琳达（他知道我名字）。”

安东尼奥说，“你要是像我一样对她们两个都比较了解，那你一定会改变想法；因为另一个的智慧和可靠的判断力比欧琳达的美貌更有价值。”

那位绅士回答说，“但欧琳达美貌与智慧兼备，你要是和她聊过天，或听闻过她的事，一定会明白的。大家都这样评价她。”

安东尼奥说，“他们大错特错，她愚蠢得可怜。我从来没有和哪个小姐谈话感觉如此乏味；她一个劲地在那胡说八道。”

“不可能，你朋友就在这儿，他可以来好好评一下，他经常在我面前夸她，我想你肯定误会她了。”

安东尼奥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够久了，你还情愿相信我朋友乱说的话。”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质问这个朋友，可这位朋友笑了一下，说他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女人，但是他觉得她有足够的智慧；这样两个人都没弄明白他的意思。

虽然即使发现欧琳达和他想象的那位外表不是很漂亮的女性一样聪慧，安东尼奥也不会后悔；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被骗了；尽管他认真思考这件事时，他自又会觉得不可能。最后，他认真询问了每一个能告诉他关于我任何信息的人，结果让他更加混乱。因为大家都同意我很聪明，可他猜不出我为什么要这样假装，但他决定自己找出答案。

之后，他经常来拜访我们，发现我还是一副蠢样子，直到有一天我们家来了很多客人，我还在努力演戏，我一点也不介意在那么多人面前滑稽可笑。闷着不说话是不礼貌的表现；所以这次，我故意表现得不懂礼节，而不是骗他我很蠢。别人和我说话时，我经常装作没听见。然后有人突然对我说，“欧琳达，你怎么回事？一下子聋了啊？我肯定你应该没有聋。如果要原谅一位不停说话的小姐，那一定是你，你的谈吐那么好。”听到这种话我不得不回答她，但是对于这种近乎只适合男性说出的奉承话，我自己都懵了，所以我的回答没有显得过于机智；但我的噩运还是来了。在座的一位小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说，“我一定要让欧琳达开口说话，不管她愿不愿意；你们来评价一下，她写的这首歌好不好。”于是她开始朗读这首歌，因为她唱得很好，所以我当时按她的要求写了一首歌。我恨不得否认这是我写的，但发现全是徒劳，智慧总会显现出来。安东尼奥发现这个秘密后欣喜若狂，他有多高兴，我就有多难过——因为其他女人都想让别人以为自己聪明，而我更想别人认为我愚蠢。

从那之后，他每天都来看我。他朋友希望他不要再质疑欧琳达的魔力，因为欧琳达让他彻底忘记了他曾经偏爱的无名小姐。他说，“我爱

的欧琳达和以前的她不一样，她的灵魂都变了。我也没有忘记另一位，因为欧琳达正是有了另一位的智慧、思想和宜人的谈吐，才让我如此爱慕她。”我不知道，他是否发现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不过他不想见另一位小姐了。当他对我表达爱意后，我用最冷淡的方式对待他，让他觉得希望渺茫——这是让恋爱之人放手的最后一招，却丝毫没有动摇过他的坚持。他一看到有什么事让我高兴，就抓住机会表白，不过还是遭拒，还要被我狠狠奚落一顿。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喜欢不停地重复《索福尼斯巴》(注)中的对白：

“城堡坚不可摧，冲出你的包围，

这里有一位比你更强大的勇士，

阻挡你的前进；

他是世上最骄傲、最勇敢、最杰出的男人。”

他围着我死缠烂打，要我告诉他这个“幸福的男人”是谁；他发誓，要是我告诉他，他就绝口不提对我的爱。我告诉他，“就算真有这样一个男人，就算你知道他是谁，你不应该继续烦扰我的原因也一样：因为我的心不会再做其他选择，或许这还是个秘密，但我再也不想听到你的爱。”

他乞求着，叹息着，甚至哀嚎一两个小时，想让我推翻对他的判决；但都是徒劳。我很高兴，他相信了我在恋爱中，虽然我自己不觉得。他继续拜访我，不过没有对我说什么特别的话，也没有怀疑我爱的对象。

有一天，母亲和其他客人正在谈论克洛瑞登的高尚事迹，她们刚提到他的名字时，安东尼奥突然看着我（可能是无意的），但我却有一些负罪感，以为是设计好的。我的脸变得通红，低下了头，内心很疑惑

——这让我的脸更红了。对于仔细观察任何动静，推断谁是他嫉妒的对象的安东尼奥来说，这足以让他锁定目标。我感到十分羞愧，没法继续呆在房间里，起身离开了。安东尼奥则继续刚才克洛瑞登的谈话，开始称赞这个人，并询问母亲对他的看法。母亲回答说，“和他见面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我差不多都忘了他；不过我女儿最近见过他，她称赞他是所见过的最优秀的男人。”母亲还告诉他我们见面的场合。这些话确认了他的嫉妒；他后来一见我，就告诉我关于克洛瑞登的消息，问我有没有见过他，喜不喜欢他。我不知道母亲和他说过什么，但不愿意让他确信他怀疑的事情，我回答说，“散步的时候，远远地见过两三次。我觉得他人挺好，但没有传闻中那么英俊。”说到这，他也明白克洛瑞登就是他的竞争对手，但是要知道我们俩具体什么关系却难住了他；他知道克洛瑞登的品性，也认为我坚守美德，所以不担心我们之间有什么不道德的事；但是，他决定试探一下我对克洛瑞登的爱慕是否十分强烈。为此，他给我看了一封来自佛兰德斯的信，信中人告诉他说，（让众人都大吃一惊）克洛瑞登一路上都有一位女扮男装的年轻小姐相陪，这是在一次意外中发现的，然后他详细地描述了这个“意外”。我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充满着异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尽力掩饰，但脸色还是变了几次。安东尼奥的眼睛一直盯着我，他不可能没有发现我的担心。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我只好强迫自己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反省自己对这件事的反应。（我在心里说）为什么我拒绝了他的爱，这件事还这样困扰我？为什么我下决心不再见他，却还是时常想起他？为什么听说他爱着另一个人，我会如此悲伤和生气？为什么我那么迫不及待地想让他回来？最后，我发现，我所谓的敬重和感恩其实就是爱。对于这个发现，我感到十分羞愧，就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一样。我想，所有看到我的人应该都能从我眼中看出这一点。当嫉妒让我为自己奢侈的想法和希望辩白时，我恨我自己。

此刻的安东尼奥也没有闲着，他觉得这是他的机会。他以为，我对克洛瑞登的怒气和对我母亲的顺从（他确信能让母亲站在他这一边）能

诱使我嫁给他；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我的理智和责任感能战胜我的爱。他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母亲的同意，还让她替他说情，但是这些努力根本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反而让我更加厌恶他。我甚至不公正地将他视为我痛苦的根源。我对他的所作所为十分生气，因为我预想到这一切的后果会让我很难受，所以，我对他的态度很坏，甚至很粗鲁。不过，我会在下一封信中让他和欧琳达一样的不开心；然后给你讲讲这段情感的转变，这一转变让欧琳达心情稍好，也略微加剧了他的痛苦。同时，相信我依然是

你的朋友

欧琳达

---

1. 《索福尼斯巴》，英国戏剧家纳撒尼尔·李（Nathaniel Lee）的一部剧作，书名是《索福尼斯巴：或，汉尼拔的推翻》Sophonisba:or, Hannibal’s Overthrow。索福尼斯巴是第二次布匿战争时期（公元前218年～公元前202年）迦太基的一位贵族女性。

第五封信

我因为安东尼奥的纠缠不休和自己的嫉妒而遭受的折磨，可能是你很难想象的，所以更不用说让我亲口描述给你听。这两种折磨，随便一样都够严重了，合在一起更是难以忍受。我不指望有什么良方来救我，因为我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我的脑子里不停地闪现各种念头：我既渴望克洛瑞登的归来，又下决心不再见他。虽然一想到他可能不希望这样，我就害怕得要死。

不过这种情况很快便结束了。上一封信里我提到安东尼奥给我看过一封信，这件事过了一个星期后，克洛瑞登来到城里，当晚便寄给我一封满是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的信。他在信里说，如果我不为所动的话，他所有的财富和在外的功绩也不能给他带来半点快乐；乞求我一百次，要是能见上一面的话，那他死也甘心。这些话让我稍微觉得有点满足，但看起来太过完美。所以，我一会儿相信他说的所有话，一会儿又觉得他虚伪妄言；前一分钟还决心不再回复，下一分钟又改变想法；但我一直没有确定该说什么。最后，我假装用冷漠的语气给他写信，只是信中隐约提到那位我听说的随行小姐，可他回信说不明白什么意思。

后来他写了好几封要求我亲启的信——这是我以为他只是我朋友时给他的特权。不久之后，他给我们家寄了封信，说他有一块地要处理，如果我有朋友愿意接受的话，他很乐意帮忙。母亲让我回信致谢，告诉他，我们正好有个亲戚有这方面的需要，本来应该由他去拜访克洛瑞登，但是这个亲戚现在不在城里。克洛瑞登抓住了这个绝好的机会，给我传话说，如果我能让他见一面的话，他会告诉我要做些什么；这件事不能疏忽，因为有很多人都觊觎这块地，这件事又不完全由克洛瑞登来决定，所以别人可能会通过其他办法将它抢到手。我不能瞒着母亲我们

见面的事情，也就没有不去的借口。这反倒让我有点高兴这次的非见不可，一来我们没有过错可言，二来它给大家提供了见面的理由，尽管我不愿意被迫再次接受他的帮助。

见面时，他欣喜若狂，我从未见哪个男人像他这样：他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一动不动；等他开口说话时，说出的全是激情洋溢、讨人欢喜的话语，让我本来打算说的残忍话都说不出口。我问他，我拒绝了他那么多次，他大概知道见面并非我愿，所以是不是趁机逼我见他。但是（他告诉我说）他看我的眼神觉得我并没有非常生他的气。而且，我在信中暗示对那位小姐的暗示，让他认为我是在嫉妒。

起初他对于我告诉他的事情显得十分惊讶，但之后他却很冷淡地否认，轻描淡写地说服我那是假的，为此我很生气，却愈加暴露了我的弱点。为了多见我两三次，他找了些借口拖延这件正事，还自得其乐地激发我的醋意；直到他发现要是再这么戏弄下去，可能会永远失去我，这才停了下来。然后，他很严肃地为自己辩解，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一定是他的哪个敌人捏造出来的；如果我不嫌麻烦去打听的话，一定会发现根本没有这种传闻；况且，如果我听说的事是真的，不可能其他人会不知道。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希望的事情；等我想想消息的来源，我也开始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我们见面时，他总会发誓：自从遇见我之后，他再也没有正眼看过其他女人。他的忠诚让我深深动摇，但一旦离开他，我又会起一些疑心。他告诉我，他很愿意忘记这次的谣言，因为这恰好让他发现了我的感情，对他十分有利。但我回答说，“你不必夸耀我的弱点所泄露的感情，尽管我现在不能否认我心里确实在想着你关心的事情，不过你知道的，我已决意不再见你。”说完我便离开了。分开时，我忍不住还是对他说，他让我很不高兴，我希望再也不要见他。为此，我自责了上百遍。

我询问了当时在佛兰德斯或和那儿有通信的熟人，问他们有没有听说过克洛瑞登有一个女扮男装的小姐相陪。但他们都向我保证：根本没

有听说过，这回答让我很满意。况且，像他这样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举一动都受到大家的密切关注，这么重大的事情不可能是什么秘密。不过我很想弄明白，这封信写给安东尼奥的用意何在。但我不会去盘问他，因为我发现他已经开始怀疑我的爱人，虽然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依然是我最勤劳的谦卑仆人，也是最勤劳的折磨者。我也没让他好受，我残忍地对待这个可怜的家伙。

我母亲给尽了他一切机会。一天，她有些事情得在外面呆到深夜；她把我留在家中，并吩咐说除了安东尼奥，其他人都不准进来见我。这个命令让我十分苦恼，最后我决定要报复他。当我听到有人上楼的响声，我准备用最粗鲁的接待方式对他：我背对着门坐着看书，他进来时我依然坐着，后来我看见一个男人跪在我身边，我看都没看就起来走向房间另一端。

“小姐，”他说，“我犯了多大的过错？还是你太恨我，都不想听我乞求原谅？”

我发现这声音温柔、动人，让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曾经让我喜欢的人。我转过身来，大吃一惊，“天哪，”我叫起来，“这怎么可能？你真的是克洛瑞登，还是我在做梦？你怎么可以来这里？”

“我怎么可以忍那么久都不来？”他打断我说，“我怎么可以一刻没有你呢？我必须见你，欧琳达，不管冒什么风险。既然你拒绝用更安全的方式见我，我又怎么可以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然后，我问他是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的。他告诉我说，自从上次见面，他发现我非常清楚他的爱，便千方百计想来见我；但逐一实施后发现都不可行。于是，他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一个男仆，命他想尽各种办法了解我的行踪：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独自在家。这个男仆讨得我们房东一个女仆的欢心（毫无疑问，他给了她很多好处），这个女仆同意保密，并且在我一个人独处时给他送话；但她不知道是在帮谁；男

仆只告诉她：一位有身份的绅士爱上了我，这位绅士想私下里见我，看看我对他的感情如何，然后再公开表白。

那天早晨，男仆来找这位女仆，她告诉他我母亲出门了，而且她听到母亲要到深夜才回家；所以要是他能带着那位想见我的绅士过来，她会在门口等候，引他见我。等他们到的时候，她告诉他们说，刚刚有一位追求我的男士来过，不过她为了帮克洛瑞登，故意说我不在家。我很生气，他居然这样不顾我的名节，但是他说一点都不危险，除了那位女仆，没人知道，而且女仆就算为了自己也不会说出来；即使她说了，她也会以为我完全不知情。如果我不同意在外面见他，那他会做出更出格的事，到时候可能会暴露我们两个人；但如果我答应他，他保证再也不对我说他的爱意。最后，一边是他的威胁和恳求，一边是我自己的意愿，我最终被劝服了。之后，我让他发誓不再提他那些虚情假意。

亲爱的克林德，请原谅我的脆弱，我没有办法拒绝这样一个男人，我爱他的一切，而这一切都能成为我脆弱的借口：我思索或编造一些理由来抚慰我对他的倾心，劝自己说，只是见他并没有过错。

我催他赶紧走，害怕别人看到他和我在一起，但是他一直逗留了两三个小时才准备离开。这时，我听到安东尼奥请求见我的声音，他要是现在出去肯定会被看到。我非常烦恼，但这时容不得我担忧或责备。我让他躲进房间里的放书的壁橱中，然后告诉他，我会想办法尽快摆脱那个人。把他关进去后，我拿起风帽，装作正在戴帽子准备出去，这样安东尼奥就不好意思留在这儿，但是他说，他和我在一起的希望落了空，他很难过，让我借几本书帮他排遣忧伤。我说就算我能陪他，他也肯定会觉得没意思，用不着那么难过。但不幸的是，他一直催我借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绝。我把话锋一转，坐下来说，我改变主意打算留在家里。安东尼奥对这样的示好感觉很惊讶，他不习惯我这样对他，变得兴奋起来。他谢了我上百遍，但我知道这种变化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运，就算如此这般招待他，也没有给他太大鼓励。

要是我给你具体描述一下我们的对话，那对你是种无礼，对我是种煎熬。我只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那么痛苦地度过一个小时，除了得忍受他平常与我作伴就有的不自在感，还碰上了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时间。

正在我担心这场恼人的意外，害怕他会一直等到母亲回来才走时，我们房东的女仆进来说楼下有人想见我。我走下楼去，发现是克洛瑞登提到的那个男仆。男仆告诉我，国王已经传召他们大人两次了，让我转告克洛瑞登，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出发。这又让我增添了一份苦恼。我站了一会考虑我该怎么做，最后，我决定说，我要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小姐，这样安东尼奥必须得离开。

但是，等我回到房间，发现克洛瑞登站在那里，让我大吃一惊！我无需掩饰我的惊讶，因为那样子就像我根本不知道他之前在家中一样。他向我走来，鞠了一躬后说，“小姐，你有理由猜想我怎么在这儿，也有理由对我生气。但是当你了解，是人类常有的弱点将我带到这儿的，您的善良一定能够谅解我；我说的是爱情，小姐，让最理智的人行为失常的爱情。”我听了他的话一阵脸红，不明白他想怎么办。我告诉他，他的出现和他刚才的话都让我十分困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我觉得我有必要说出真相，隐瞒这件事只会让您的名节受损。但我得先请您原谅这间房子的女仆，不要让她的主人知道。因为我对她有好感，虽然这个乡下姑娘很老实，但我用花言巧语骗得她同意，让我过来见她。知道你们家人都出门了，她把我带到房间里。结果听到您回来，她便让我躲到壁橱中。本来以为您很快就会出门，没想到您呆了很久，所以我用您的书解闷，可拿书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其他书，安东尼奥听到声音后便打开壁橱。以这种愚蠢的方式被发现实在是我的运气，只希望那位绅士和您能够既往不咎。”我们向他保证不会说出去。

他走了之后，我和安东尼奥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都在猜想对方会说什么。最后他先开口了，“克洛瑞登一定觉得很受煎熬，这样被人发

现秘密——像他这样为人正派的绅士被人发现为了这么一个平庸的、甚至没什么值得称赞的女人，而受尽痛苦，名声扫地。”

我说：“你真是幸运，在其他人一点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现了克洛瑞登的私通丑事；如果你能像当时处理佛兰德斯那件事那样小心，除了你别人都没听说过，那他真该谢天谢地——自己的秘密落在你手上。”

他回答说“小姐，为了您的名声，我一定会保密的。因为不怀好意的人们如果知道他藏在你的壁橱中，一定会认为他非分之想的对象不会是那个粗俗的村姑。但是我相信你说的，就算你告诉我之前从未见过他，只是散步时远远看见，我也不会怀疑。”

“我不担心你或者其他人怎么看我，”我说，“我的快乐不受别人想法左右。只要我没做亏心事，我就能永远快乐。不管你信不信我。但我也得对你说实话，让你放心，不管克洛瑞登有什么样的企图，对于他的到来，我知道的不比你多，我也很生气。”

“小姐，如果你没有告诉我这番话，我可能还以为你本来情愿借我一本书，也不要忍受我陪你那么久（你通常都避免这种情况），可是你又害怕万一打开壁橱，我会看见他；但是，我很高兴，您让我觉得，您的留下更多是因为我。”

我很烦恼，他居然以为我为了让他高兴才留下。我发现他真是不遂我愿的大师，而且对我最大的秘密了解不少，所以我觉得最好让他能够保密。这样既能让他不再对我示爱，也能使他更加忠诚。于是，我告诉他，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的事。然后，他给了我一些好的忠告：鉴于克洛瑞登的这次意外，不要和那些可能带来危险的人恋爱或者过于亲密。但我想事情想得出神，根本没听进去，而且这话来自情敌口中，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一个对你有想法的人提出的忠告，就算再怎么合理，我们都不会在意，至少还颇有怀疑，尤其是当这些忠告与被忠告人的意愿

相悖时。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同意和克洛瑞登见面，因为我决定，除非我瞒不住，要不然我不会告诉他任何事情。

之后一个月我都没有见安东尼奥，不过，他经常派人来问我们近况如何，还说他生病了。他给我写过一次信，告诉我他正努力压抑他热烈的情感，因为他发现这种感情让我很不快，我不高兴又让他觉得难过。他在信里求我，要是他抑制住这种感情，希望我能够接受他作为我的朋友，不要把他当成爱慕者来憎恨。

与此同时，迷人的克洛瑞登则经常和我在一起。起先，我们只是和对方分享自己知道的新闻，很少谈及城里的事。他十分相信我，见到我感觉特别高兴，主动帮我和我的亲戚们处理各种问题，以至于我觉得自己幸福得不需要许愿了。不用将爱说出口，他的行动最好地证明了他的爱，这就是我对这个男人的全部要求，除了美德，我爱他的爱胜过一切。听他表白爱意总让我有罪恶感。但是，我们怎么轻易地一步一步被我们曾经坚决反对的东西所吸引呢！有时候他会向我抱怨，用第三人称说起他的感情，这样可能会理解他，而且不会生气。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渐渐地习惯了听他表达爱意；刚开始，我为自己辩护，责备他食言；但他的理由看似比我的指责更有道理；最后，我愉快地、心甘情愿地承受着。就这样，我毫无防备的心灵越来越纠缠，沉醉于自己的愚蠢中，不去思前想后；满足于现在所有的一切，再也不用为安东尼奥所烦扰。

安东尼奥消失了一个月之后来见我，说他现在别无他求，只希望做我朋友。为了让我相信他不再爱慕我，他愿意告诉我一个有利于克洛瑞登的秘密，条件是我得答应原谅他。我同意了，于是他讲述了我之前和你说过的那件事，他第一次怀疑我的爱，怎么去试探我，最后还伪造了那封信；他说他本来打算弄明白我对他的感情后，就告诉我真相；但是当他看到那件事对我的影响后，嫉妒占据了他的心灵，爱情促使他利用这件事帮助自己。他最后补充说，虽然爱情让他违背自己的本性欺骗了我，但我会发现他在他朋友中是最真诚、最忠实的一个。尽管我之前已

经认为那个故事只是捏造的，但你无法想象，当我肯定确实如此时，我有多么的高兴！我很轻松地原谅了他，毕竟我答应过，而且他主动说出真相，也值得被原谅。从那时起，我对他比以往要好一些，和他聊天也稍稍觉得愉悦，因为他是唯一知道我恋爱的人，也是唯一能够随便谈论克洛瑞登的人。

现在我母亲发现我比以前更接纳安东尼奥，但她纳闷，安东尼奥怎么都没有和她提起婚事。她告诉我这些想法后，我不得不编造新的理由，既避免她动怒，又能让安东尼奥体面地来我家。安东尼奥对我编的所有借口都提出顾虑，他经常问我，如果我打算说永远都不结婚，那么我的理由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担心，他并没有像表面那样改变心意，我害怕会在这段关系中惹出麻烦。不过他曾经告诉我，他父亲在他小时候给他订过一门亲事，对方是他的一个很富有的亲戚，和他们住在一起。他听说那个女孩既漂亮又聪明，于是他决定在亲事宣布之前亲自去看看这个女孩是否如此，结果他一点也不喜欢她。我突然想让母亲知道这件事，因为我知道她很顾忌这种事情，一定不会答应把我嫁给一个有过婚约的男人；但我不想没有得到他的允许这样做，毕竟他很真诚，才告诉我这件事，我害怕激怒他。我费尽心思讨得他欢心，让他同意。我告诉他，我母亲不会因为这件事对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毕竟这事发生的时候他太小了，根本没有办法阻拦，而且他现在对我没有其他想法，就算有，我会想其他办法打消这些念头，虽然这可能让我更不自在。

终于，他好不容易才答应我。我告诉母亲后，她的反应和我希望的一样。安东尼奥知道后，长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小姐，我是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然后怅然地离开了。

没过多久，他来向我们道别，说他父亲催他赶紧回国；但他私下里告诉我说，他不能在这个让他越来越痛苦的地方待下去了，他决定离开这儿。他忍不住向我坦白，他这段时间只是掩饰住他的爱，以获取我的欢心，以期找到一线希望。但现在我已经剥夺了他的所有，他不能每天

看着自己所爱之人和所恨之人、残忍的爱人和幸福的敌人，来加剧自己的痛苦。我听说他父亲催他这个独生子赶紧结婚，但他回绝了。

我想我已经给你讲述了一件历经艰险和阻断的忠贞奇事；但是在这样的年纪，友善治疗情伤更加有效；不幸的是，没人愿意尝试。你可以看到，我（或者说命运让我）找到一种不太危险的方式释放自己，比我希望的更加轻松。该给你寄信了，先让你歇一歇，等你想继续听欧琳达历险故事时，再给你写信。

欧琳达

第六封信

若不是我亲自体验，我几乎要被你说服，相信友情与爱情不可兼得。你会不会真的对安布罗西雅着迷了，才没时间说说你们的恋情吧。在我独处的日子里，我希望你能跟我讲讲你的感情生活，而不是让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他们告诉我，你每天都和你的新情人在一起，她也很喜欢你。要不是害怕可能会失去我最真实的友情，我本该为能有机会多认识一个朋友而感到高兴的。从上次收到你的回信，我都写了四封信了，可你却一直没有再回复。快写信给我呀，不然我真要嫉妒你的新情人了。

亲爱的克林德，你总能看清事物的本质，你知道男人的热情，那么请你告诉我，他们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做的，是怎样形成的，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我经常听人说，惊恐、惧怕或者尊重会让男人不敢向女人表达爱意，你告诉我，我该如何表现这些情绪。或者，是女人的严肃、尖酸、骄傲或者平庸的长相让男人望而却步。又或者说，压根没有这回事儿，那只是发生在歌曲和言情小说里的呢？对我来说，应该不会遇到这样的事。尽管被爱可能会带给人愉悦，我无法忍受别人对我甜言蜜语，眉目传情就已经足够了。但那种把“爱”挂在嘴边的人，我觉得最无聊、最讨厌了。我这样说是源于两天前我的一次经历。有一个18岁的小伙子，他父母在我家做佣人，他给另一个佣人（就是这人告诉我的）说他爱上我了。随后就厚着脸皮，亲口跟我说他恋爱了。“但是，你绝对想不到我的爱人是谁，小姐”他补充了一句。幸好他在表白之前就被叫走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讨人厌的吗？你说我该生男人的气，还是自己生闷气呢？

安东尼奥因为在那件事情上犯错了，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却不怕

说出所有的想法，虽然对我显得太过了一点。克罗瑞登用我能想到的最尊重的方式对待我，发现自己爱上我后就立刻向我表白心意。很多人明知道自己喜欢我却还假装什么都没有，至少，我什么都没有感觉到。而克罗瑞登却倍受鼓舞，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后悔，也满有理由不为自己问题的答案而感到绝望。于是在爱上我两年之后，他终于决定让这份爱接受考验，开始请求我委身于他。为了让我相信他的请求是单纯的，符合法律的，他说了各种各样他能想到，能找到的理由。有一天他给我送来一封信，里面写着这些诗句，从中你就能看出他的理由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终日冰颜漠语对，
尖酸痛楚紧相追。
姣颜烂漫一时现，
刺骨之针凛凛锥。

（二）

守法本是尚荣光，
不能暖蛇养恙伤。
不责仇敌亦犯罪，
依法行事升平长。

（三）

人人都把法官赞，

从无半句谴责言。

宽厚正义长相辩，

违法狂徒遭人嫌。

本是正人君子身，

罪恶在身惹人厌。

（四）

可否容吾责伊残，

一介哀奴脚下怜。

虐待吾身伊自乐，

缘恨死生不相见。

（五）

目视亲杀猎物亡，

欧琳伪悦显易见。

遇阻一笑而过之，

善抓时机得所愿。

（六）

合适作尺轻量重

长短强弱定分明

恶毒知道杀人穷

救人性命真性情。

（七）

花艳春风叶舞枝

白云只为漫天痴。

鄙人敢立此生志，

相伴伊心悦暮迟。

（八）

毕生之愿将伊服，

夫唱妇随享升平。

爱之极致不强求，

任尔摆布为夫道。(注)

当我对他说我恨他时，那是心里话。当我看见我一直相信会尊敬我爱护我的人，其所作所为却截然相反时，我确定我恨他。我冲他说了我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但我的愤恨很快转变成一种无声且愚蠢的悲哀，占据了我的灵魂，让我没法以流泪和抱怨这些普通的方式来平复心情。我知道，我必须下定决心，无论承受什么痛苦都不再见他。总之，我意识到，和他见面只会让我难过，而且会无药可救。即使他经常写信请求我原谅，几千次发誓再也不会犯那样的错误，并保证他能做到，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见他，这样前所未有的坚定是因为我觉得他无信在先，即便已经发誓，再去相信这个人仍然是很危险的。事情到了这一步，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自己既不会容忍他向我倾

诉爱意，也不会向他表明我对他有意思。当他发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时，便又开始用他惯用的伎俩，以公事为幌子写信到我家。那些信都是我收的，理所当然都被我销毁了，没给母亲提起一个字。

一星期后，一个看门人来找我，说是伯爵夫人派他来，要我马上去她的住所见面，她有很重要的话跟我说。看门人说他离开时伯爵夫人还在吃晚饭的地方，不过现在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于是我动身去见她。当我到她家却被告知夫人不在时，我想她很快就会回来，就上楼去等。走进房间，我发现克罗瑞登在那里。我正准备离开，他却很客气地挡住了我，并说他在等表亲（这位伯爵夫人好像是他亲戚），应该很快就到了。他很高兴能先碰到我，没想到自己会这么走运。刚开始，他假装我们的相遇只是偶然，但他知道我一定会发觉他在这里的真正原因，为了不让我把这事告诉伯爵夫人，他承认是他骗我来的。他本是来拜访亲戚的，却发现伯爵夫人不在家，于是就想到以夫人的名义邀我过来。他知道夫人曾经邀请过我，常会带我一起外出旅行，或在家给她做伴。因此他以为这计划天衣无缝。我很困惑，更生气他用这种把戏骗我来这里，同时又有点欣喜。我愿意见他，原谅他的行为，也确实这么做了。随后他跪着求了我一个小时，希望以后还能见面并说我若不答应他就不起来，但我还是发誓再不会与他私下见面。我想，他这只是嘴皮子功夫，所以任由他跪着，自己离开了。走之前还警告他不要再写信给我。

那次会面只是让我徒增忧郁，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自拔，只想着哪些事会增添忧愁，哪些事能帮助平复心情。最终，仔细想想我的不幸，不过反应出我的蠢笨和罪恶。进而得出结论，因为自己的愚蠢和罪恶悲伤，才是更大的犯罪，犯下了爱情的罪。因此，我试图理性思考、转移注意力，下定决心克服这种激情。要是有你在身边帮我排忧解难，一切便会简单许多。不过现在的我拥有强大的内心，不需要帮助就能应付。我也经常会退缩，有时也会任凭自己沉浸在和他在一起时无法比拟的满足感中，沉浸在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中。不过，一些好的想法会唤起我的灵魂再次坚毅起来，并最终得以解脱。通过这次经历，我发现只

要够勇敢、有恒心、有毅力去解决一件事，就已经成功了一半。只要有决心，什么热情和诱惑都能克服，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解决。重点是，在做到这点之前，总会失去一些最初的激情，很多女性就是没时间考虑这一点而毁了自己。并不是说一直守护自己的美德就可以了，而是面对每一次男人的进攻，都该有特别的应对方法。没有男人可以诱使我做令人不齿之事，这说起来很简单，可困难的是，我爱的男人却是例外，只有死亡能让我拒绝他。

和你通信能让我发现更好的自己，最终获得心灵的平静，这已经大大满足了我在这世上之所求。只要你还像之前说过的一样珍惜我们的友谊，就没什么能打扰这种平静。而你的沉默也让我怀疑这是否能继续。我就算再多疑，也绝不会相信克林德是虚伪、不忠实的朋友。快给我回信吧，我等不及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你永远的朋友

欧琳达

---

1. 用古诗翻译不合适，与全文风格出入太大，且翻译得不好，几同拼凑。

第七封信

安布罗西雅对你表现出残忍、羞涩和傲慢的样子，你认为她恨你；她时不时利用各种机会惩罚你让你忏悔，一整个月不给你的爱人——她以为是你的爱人——写信。如果从旁观者的角度看，你就会发现，安布罗西雅吃醋了。相信我，她爱你，如果你让我来评价她乃至所有女人的话，她的这些表现只不过是女人爱到极致时，用来伪装自己感情的手段。男人现在非常擅长假装爱一个人（即使心中无爱），让人无法分辨他是真心还是伪装；所以我们在确定你们真诚与否之前，隐藏自己的感情也是十分合理的。况且，大家都知道最难获得的才是最有价值的。所以，女人利用了你们不专一的天性，想方设法抬高身价。男人的选择本身就促使女人这样做，因为你们虽然也讨厌装模作样的人，却会鄙视能轻易得手的女人。女人不会因为男人让她们恋爱就开始恋爱。因此，出于男女本身的特性，有时候，欺骗是必须的。另外，我觉得有的女人天性谦卑，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在德莱顿先生的《无罪声明》(注)中，人类的母亲夏娃也有这样的特质。有些人认为，女人这样是源于男人的不忠诚。如果你们没有犯错，我们就不会躲躲闪闪。真是这样的话，难道你不觉得，女人对这么重要的事本来就应该谨慎一点吗？不过我不需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找理由解释，因为我那太过轻易的爱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实话说，不管我们被冠以什么样的罪名（讨论来讨论去），大多都如此。只有像你的情人一样聪明的人，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而让另一半承担罪责。如果安布罗西雅像我一样了解你，她就不需要耍花招去试探你，去维持和你的感情。不过，你也不用绝望，她的面具很快就会撕掉。

关于我和欧伦特分手的事情我告诉你了，你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

吧，克洛瑞登想知道还没有机会呢。但是，先不要太惊讶，尽管我这不幸的故事17岁时就结束了，我的历险还在继续，过去的一年中发生了好几件事情，你都还不知道。你不知道我跟欧伦特是怎么开始的，又为什么结束。

去年初夏，我很努力地想让自己不再沉浸在爱情和悲伤之中，于是就和一位夫人去看戏。这位夫人没心情打扮自己，还要我跟她一起低调地出门。走出剧院时，我们被两个花花公子盯上了。他们说他们不会离开我们，除非我们愿意跟他们喝一杯，我俩不知道该怎样摆脱这两个无礼的家伙。如果我们坐马车走，我们找不到借口阻止他们一起上车。于是我跟夫人决定去找我们的女裁缝，她家住的很近。和我们想的一样，进裁缝家后他们就没再跟着。但是，一刻钟之后，他们竟然跟上楼来了。对于他们的粗鲁，我们非常生气，可就算这样，那两个人还是待了很久。其中一个开始和夫人搭讪，表示非常想跟她做朋友；而另外一个只是坐在我对面，一句话也不说，偶尔催他朋友该走了。缠了我们半小时后，他们终于离开了。

一星期后，我跟我母亲去坦布里奇，我在韦尔家第一眼看到的竟是他。他很有礼貌地走到我们跟前，说他很高兴能有机会向我道歉，希望我能原谅他的无礼，他自己也感觉很抱歉。他正巧认识跟我在一起的夫人，希望她也替他跟我求情。在乡间的时候，夫人和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的好朋友，碰巧跟他也很要好。那天我们回家之后，夫人告诉我他叫欧伦特，是个绅士，有点小钱。为了能更富有，他娶了个七十多岁的有钱寡妇。尽管她脾气不太好，作为丈夫，他还是对她非常好。但有时候他会在外面找乐子，而寡妇则很嫉妒。他拜访夫人，恳求夫人能带他来见我，因为他觉得自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冒犯了我，希望能有机会帮助我。他觉得必须找机会告诉我这些。夫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常来看我们，非常乐于帮忙。我会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让你裁定我的说法是否公正。他说，他跟我在一起时就像变了一个人，对我来说他很风趣，但总感觉还是个粗人，不够文雅，缺乏让男人在谈话中招人喜欢的

那种礼貌。谈论了天气、新闻这些聊天的一般话题之后，就剩玩牌或者到户外散步。但我听说，他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可是很风趣幽默的，经常能讲很多有趣的故事逗大家开心。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他对我并无敬畏，之后的行为也表现出这一点。他总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加任何修饰，对我这位女士讲话也缺少最基本的谦恭。可他也不会缺乏教养，因为他常和上流社会的人聊天。人们总是更看重一个人的言行仪表而不是具体说的内容。虽然和大多数女人一样，我不太看重外在的形式，但很多时候形式仍然是最重要的。

让我产生敬仰或尊敬之情的男性很少，但我想让所有的男人都对我敬而远之，就好像我让他们感到敬畏，可我从来没有得到过。然而只有欧伦特让我有机会为之悲伤。有一次，他在我家时，我母亲谈起她的旅行计划，她打算第二天出发目的地有10英里远，她会在那儿过夜。欧伦特问我是不是和母亲一起去，我说不是，并希望母亲能尽早回来，因为她回来之前我会孤零零一个人在家。他似乎（是他自己告诉我的）和一位特别的朋友有很重要的会面，但是，他期盼我们两人单独见面已经很久了，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于是给他那位朋友写了一封信解释不能赴约的原因，内容如下：

> 我太太以为我跟你在一起，但是欧琳达说她今天独自一人在家，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到这么好的机会，所以请你原谅我，明天我一定会去见你。

他的太太总是怀疑她没有看到过的信写了什么，信寄出后她去了趟邮局。因为知道是她家仆人拿过来的，邮局想都没想就把信给了她。看完信，她急急忙忙跑回家，尾随她丈夫到了我家。欧伦特到我家时对我说，当他第一次见到我，就很喜欢我的身材和美貌，尤其被我的面容深深吸引，所以看到我生气都不敢来请求原谅。我们认识后，他又为我的风趣而着迷，愿意为了我抛弃所有。之后他笑了，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住

在一起，他可以给我一辆马车，让我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我一直没把他的话当真，直到他很严肃地跟我说话。我试探他的真心，但我的伎俩在他身上不起作用。当他发现承诺或乞求都不能打动我，而现在又是天赐良机，于是便打算看看暴力的效果如何。他打发我的仆人去一英里以外买水果，他说那儿的水果是这附近最好的。我们当时在房子的后厢房里，整座房子没有一个人，我害怕极了。我尽全力抵抗，弄出各种声音，终于他的老太太冲了进来，我才挣脱。她知道我们都很疑惑她怎么会来，而她自己却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所以我也乖乖地什么都没说。她太太责骂的时候，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忍受着，而我确实也很惊讶他竟然主动缓和气氛：我还以为他会任由他太太打我以报复自己没有得逞，然而他还不至于那么混帐。欧伦特不但阻止他夫人的打骂，还很客气地把她带走了。

第二天我在韦尔家碰见他时，我的同伴正在玩抽奖。欧伦特借机过来跟我说话，我则尽全力避开他。“欧琳达别生我的气，”他说：“你应当原谅我，上天告诉人们要懂得悔过，而我从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这样烦恼过。如果你的好性子不能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我也一定要为自己解释两句：若我之前相信你是高洁的，那只是纯粹的信念，如要确定只有采取行动才知道。而现在，我将永远欣赏你那让我无法获得的纯洁。我已经改正了错误，你为什么还要继续生我的气呢？”尽管我还是对他有偏见，但这番话和以前相比更令人信服，也更婉转优雅，也许是因为他的烦恼启发了他。不过我是个不为恳求所动的人，这些话收效甚微。我告诉欧伦特，他不值得我生气，只要他答应以后不再来见我，我就原谅他。“请不要这样，小姐，”他说到：“我宁可看见你生气，也不能永远不见你。”他还是经常来我们家。自然，我总是冷眼相待，他也并不开心，不过没人察觉到。

九月初，我们来到镇上，欧伦特有一次来我家，发现只有我一个人，他开始表达他对我的满腔热情，但是我制止了他，说他的这些话并不合适讲给我听，命令他离开，并告诉他，如果再来，我会闭门不见。

他顺从地离开了。那之后我再没有见过欧伦特，直到十一月，他服丧的时候来告诉我们他夫人过世的不幸消息。欧伦特给我母亲写信，请她允许他能跟我见面，母亲答应了。于是，他便以一个求爱者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虽然原因已经不同了，我已经习惯了对他生气和鄙视，所以并没有改变对待他的方式。我母亲给了我四个月时间让我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没跟我提欧伦特一个字。她要么是等着看我怎么决定，要么就是觉得他妻子刚死就来跟我谈婚论嫁不合适。但母亲发现我长时间的在冷落欧伦特，终于有一天，母亲跟我说："孩子，你究竟是怎么想的？要对所有的求婚都漠不关心吗？你难道想要独自一人生活吗？我支持你选择一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求婚者，但你一定要适应自己的生活，并要知道我没办法养你一辈子。你要是不讨厌欧伦特，你就嫁给他吧，他已经证明了他可以成为一个好丈夫，你也不用担心他会对你有二心。他英俊又多金，我相信他是爱你的。总而言之，我想你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开心的，所以不要再固执地拒绝自己美好的未来。"欧伦特进来的正是时候，他带着恳求和悲恸的语气，再一次重复了我母亲的要求。我并不厌恶这个人，我当下的境况也逼迫我嫁给他，而我自己也知道，我不会爱上任何男人，我想，选择他或者别人，大概都是一样的吧。于是，我屈服了，没多久，我们的婚期就定在了五月十六号。

现在，你觉得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我们的婚姻？不过事情在将成未成之际，会发生很多变化。你知道，欧伦特的庄园离克洛瑞登的庄园很近，欧伦特经常去那儿小住，所以他们很熟，经常在一起。就在婚期的前一个星期，欧伦特已经去那间乡间别墅做准备了。克洛瑞登说很高兴在那儿见到欧伦特，因为他邀请了几个朋友五六天之后狩猎，他们正等着他呢。

"我的先生，请你一定要原谅我，"欧伦特说："我不能呆这么久了，我有事得尽快赶到伦敦。"

"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的话，"克洛瑞登回答说："希望我能让你

留下来。”

“这事可不能推迟，我的先生，”欧伦特说：“我要去结婚。”

“结婚！”克洛瑞登惊呼：“你是发疯了吗？最近太自由了才又要用没什么必要的婚姻束缚自己吗？是什么在诱惑你？不会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富婆吧？”

“我这次的对象很好，”欧伦特回答他：“她年轻又美丽，而我的财富足以支持我们的生活。”

“你说的有理，”克洛瑞登说：“我能知道她是谁吗？”

“先生，你认识她的父亲。”欧伦特说。

然后，马丁·马瑞奥先生告诉他我是谁的女儿。

“你就这么渴望娶她？”克洛瑞登问他。

“她已经答应我，这个月16号就嫁给我。”欧伦特回答：“所以，我的先生，如果我因为这件重要的事而不接受你的邀请，我希望你不会感到难过。”

克洛瑞登没心情送上任何祝福，而是问了一大堆问题。他问欧伦特我们是怎么开始的，过程怎样，我是怎么对待他的。欧伦特并没有夸耀我对他的喜欢，使克洛瑞登很高兴，也刺激他想办法拆散我们。克洛瑞登说，婚礼当天他一定会去伦敦，不过走之前要再回庄园一趟。然后，克洛瑞登丢下欧伦特，立刻动身。来到我们的住处时，他发现我和母亲在一起。从我惊讶的眼神就知道，我以为来的是欧伦特。他二人放在一起比较，我连连叹气，（想了千万种理由却不知道哪一个才是合适的）？心中五味杂陈。克洛瑞登径直走到我母亲面前，说：“夫人，我是来请您帮忙的，如果不是因为这件事关乎我此生的幸福，我都没有勇

气说出来。”我母亲回答说，“您这样的大恩人，我怎么能拒绝呢，要是我能帮您解决您那么在意的事情，我一定会很高兴。”克洛瑞登说了一些好话，然后请求我母亲能耐心听他讲，母亲应允了，他便开始讲述：

“我对您女儿仰慕已久，爱恋甚深，若能见她一面我愿付出所有。然而，您的女儿却拒绝了我，她对我的严苛待遇，我毫无怨言，只希望有天我能告诉她我爱她，不会冒犯她的贞洁。而现在我连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简直没办法再活下去。所以我来就是为了请求您不要让欧琳达结婚，就像我告诉过您的，我可以给她更多财富，比欧伦特的还多。”

“大人，你怎么能这样，”我母亲打断了他，“你的提议太奇怪了。”

“别生气，夫人，也别对我的请求感到恐惧，”克洛瑞登继续说，“请您先答应我的要求，我会离开你们，再也不见欧琳达，只要我还能像现在这样带着希望生活。我会幸福地想着，也许终有一天，欧琳达会是我的妻子，确定她不会嫁给其他人。只要她不变心，我没有会错意，她不会反感我的请求。”

他说得对，我从不抗拒婚姻，但相比而言还是更喜欢单身生活。我发现，我对克洛瑞登已经浇灭的爱之火又死而复燃了，让我的愿望顺去从他的愿望。母亲发现我也更倾向于克洛瑞登，知道我同意嫁给欧伦特只是因为听从母亲的安排，便开始考虑克洛瑞登的提议。但是，她已经答应了欧伦特，说出的话怎么能收回呢。克洛瑞登告诉母亲，很快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机会送到她眼前，只要母亲利用这次机会拆散我和欧伦特，绝不需要有任何负罪感。母亲还说了别的理由，但都被克洛瑞登反驳回来，他还下跪发誓，如果我嫁给欧伦特，他和欧伦特都不会好过的。

部分是因为害怕克洛瑞登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部分是因为倾向于满足他的意愿，也想让我开心，母亲答应了。克洛瑞登请求在离开前能

跟我说几句话。他温柔地责备我决定嫁给别人。而我只是拘谨地回应了他，比平时矜持得多，我说是因为他最近几封信（他一直在给我写信）的内容让我下了决心。在婚礼的两天前，欧伦特该到镇上了；当然，克洛瑞登知道他会在这个时间来，于是安排了六个士兵以国王的名义逮捕了欧伦特（理由是怀疑他是反政府分子）。士兵说他们奉命严格看守，把他关押在附近的一栋房子里听候发落。欧伦特想写信，但士兵们不允许，说是上级命令不许他有信件往来。

欧伦特被关押了一周，我们还在想怎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道克洛瑞登用什么方法瞒住我们。我们避免和朋友见面，怕有人问起欧伦特失踪的原因，所以我和母亲想，最好先离开这里，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克洛瑞登知道我离开镇子之后，亲自释放了欧伦特，告诉他一切都是误会，他们抓错人了。作为补偿，他可以帮欧伦特谋到任何他想要的职位，可是欧伦特没有答应。他问我的情况时，没有人知道我在哪儿，我只给一个朋友留了口信，请他转达欧伦特：我太伤心了，他如此轻视我，这么久不出现也不派人来找我。不管他再怎么解释，我都不会原谅他，也根本不想听他解释。

欧伦特当然很困惑，不过，他不是那种容易想不开的人。克洛瑞登知道这件事对欧伦特不公平，所以想从别的方面补偿他。确实，不久之后，他给欧伦特帮了个大忙。欧伦特（因为私占国王的土地而遭到控告）被指控参与了针对国王的阴谋，差点丢了性命。克洛瑞登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帮欧伦特脱罪，还害得自己差点被怀疑是同谋，困难程度超出他的想象。所以我想，克洛瑞登不仅不是拐走了欧伦特情人的敌人，反倒是能救他一命的朋友。克林德，这就是我要离开的原因。离开，是我最好的选择：我还可以和你通信，克洛瑞登也还在思念着我。下面这些诗句是我到这之后克洛瑞登写给我的：

我怎可与这样有魅力的人匹敌

你终将进入他的怀抱，

原本我庆幸
自己所爱还在禁锢着。
如今天堂已然崩塌，
我所有的希望付之东流，
如同被诅咒般
被放逐在你的天堂之外。
命途多舛，
几度欢喜几度愁。
可谁不会选择拥有爱人
宁可失去所有？
所以商人拼命累积财富，
小风小浪都胆战心惊，
看见朝思暮念的海岸欣喜若狂，
却不知已经失去了一切。

克洛瑞登刚刚写信告诉我，欧伦特死于天花。所以，我得提前进城，一想到快见到你就让我很高兴。虽然我很满足于我们的通信，但是，距离总是会让交流有缺憾，总是不如当面交流完美，纸上谈来终觉浅。有时，突然一个问题或是一个眼神，就能让我比你自己还了解你；我能了解真正的你，不是外界眼中的你，也不是你以为的你。尽管你比其它男人真诚，然而男人总是欺骗了一时，也欺骗自己一世。所以，要成为一个好男人，就一定要有一个真心的好朋友。既然你选择我作为你的朋友，我只能用我的忠诚给你作永远的依靠，补偿我作为朋友的其他不足。

看到我们之间这样温情的对话、这样持久的感情时，没有人会相信

如此亲密的男女之间没有爱情的火花。我确定，我们之间确实没有；当他们看到你对安布罗西雅的爱恋，而我也在极力促成你们的好事之后，别人就不会怀疑这一点。我希望能看到女人不再害怕被误解，而敢于同优秀的男人成为好朋友，其实这样的友谊中双方都会受益。男人更擅长给女人指导性的意见，训练我们的思维方式，比最聪明的女人还强；而女人则更适合约束不道德的行为，这一点是男人们相互鼓励的。当我们发现自己能促使男人变得更良善、女人变得更聪明，生活该会多美好？（比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注]还有成效。）

就让我们之间的友谊成为一个典范，让别人都以我们为榜样，也希望过上我们这样的生活。时光不单挥霍在恼人的风流韵事中，不单偷走了我们的青春，通过努力，人们会发现与朋友分享时光能带来更加纯粹、更加踏实的满足感。再见，克林德，用你温柔的友谊之手纠正我生命中的种种错误，永远做我的朋友，就像我永远是你的朋友，

欧琳达

---

1. 《无罪声明》：State of Innocence，是英国桂冠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的作品，改编自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译注）
2. 宗教改革：是基督宗教在16世纪至17世纪进行的一次改革，分割了新教与旧教，结束了中世纪罗马教廷的专制统治，代表人物之一是马丁·路德。（译注）

第八封信

欧琳达的这封信回复了第六封信中的那首诗。

不到一小时之前，我还认为我恨你。我原以为我会怒骂你，骂你是个小人，让我名誉扫地的骗子、叛徒，披着爱情的外衣，却注定会毁了我的人生。但是，哦！你写给我的那些温情的借口，很快让我发现我错了，让我明白我是被愤怒的爱蒙蔽了双眼。现在，这种愤怒化为了一种强烈的悲伤，只能通过这种埋怨来发泄。我是多么的可怜，连抱怨诉苦都没有倾听的对象。可我能向谁发泄不满呢？悲痛自己的不幸，就会揭露我俩的罪过呀。我的先生，因为你的罪过，让我充满罪恶感，那些曾经无辜的想法和行为，一定会被认为是这个坏结果的起因。如果我从未爱过你，从未获得你的爱，也从未答应见你，你就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觉得羞愧和愤怒。那份爱曾经那么光明正大，那么纯洁，现在却变成了最阴暗的东西。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恨你，是因为我还爱你（说这话我还会脸红）。不仅如此，我想我会原谅你，但我真的，真的再也不能见你，就算你发誓你会忏悔，并坚信自己再不会犯这样的错，也不再见你了。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竟像上次一样轻易地原谅你违背自己庄重的誓言？相信吧！先生，我竟因为自己还从未想过的事情而被出卖了。你所说的一切理由都实实在在，让人深信不疑，我很快就会相信了。真该诅咒那个容易上当受骗的自己，竟然相信爱你是无罪的。不过，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原谅的错误，尤其是一个这样值得爱的人。你的言谈举止这样迷人，爱你，见你，和你说话，就是我想要的一切。所有认识你的人都会这样想的，为什么我要充满罪恶感呢？

啊！如果你的声誉和我的一样纯洁，我们便可以快乐而天真地继续下去。那个天真、快乐的女人，那个认为自己应该拥有你的爱的女人

（如果这个女人知道我们心中所想）就不会因此生气。但那些与此毫无瓜葛的人，现在不会谴责我们；不，最偏心的人也不会原谅我们，就连我们自己都该自责。你为什么要强求我继续跟你见面？不要再问我那些我无法保证，也不会相信的事情了。但是你知道，我不是因为不近人情而拒绝你。你知道没有你的我是多么可怜，不过就当我现在很安逸满足吧，这样你的生活也就平静了。或者干脆不要想起我。

我们都尽量让自己快乐起来吧，我会努力忘记你。如果你足够爱我，请克制自己不要再给我写信。你能不再爱我并且不恨我吗？至少我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受如此不幸，只有这件事能让我已经下沉的心坠落得更快。

可怜的

欧琳达

读后评

这部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错字、、用词不当、句子不通顺的情况比较少。但是有一个主要问题是，翻译出来的句子，尤其是长句，各个成分之间的逻辑不严谨，读过之后难以搞明白在表达什么，读起来也不像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这个问题造成整部作品读起来不连贯，意思不畅通。还需修改。